妒意殺人

妒意殺人---- 1

深夜的街閒晃晃的，是孤單的人最屬意的路，沒有白天屈意奉承的都市風格；卻適合閒散的李浩。

誰叫他先天的基因裡，有著父親嚴格要求紀律，及邏輯的制約性，偏偏；李浩有著怕底斯情節，注定要走自己的路，沒媽的孩子有時是倔強點。擺著律師事務所的少東位置不要，選擇流落風塵，開了間幾乎沒人聞問的偵探社，連身為父親的；都羞於承認,。

李浩倒是瀟灑的飄泊著，雖不至於阮囊羞澀，居無定所；但接單的生意，只怕比起天氣的陰晴不定，還更難捉摩！．

.而這種半夜的冶遊，究竟從甚麼時候開始的？李浩也不復記憶了；或許是一種職業病吧！半夜的跟蹤、尾隨，常是收穫最豐厚的時刻！因為連罪犯也需要休息，也有放下戒心的時刻．

今夜一如往常；是李浩深愛的早秋深夜時分，踏著如貓咪般輕盈的腳步．從中原街的巷子內，步聲敲打著巷子的兩邊牆壁，是那種規律般,、緲不可聞的夜音，引來一陣小嬰兒的啼哭聲。

李浩愧疚的輕抬起頭來，一位年紀尚輕的少婦；剛要撩起上衣餵奶時，瞥見李浩一眼，羞赧的轉過身去，無奈；吃飯皇帝大，此刻這個小皇帝要喝奶，可非情同小可。

就在李浩打算繼續路程時，那位少婦輕側過身，舉起食指搖了搖，似乎說現在是限制級畫面，任何人都不宜．李浩離去的腳步聲，也認同了這一點.！

逛回到自己的公寓前，突的；一個苗條身影站了起來，李浩這才放下戒心：「小姐這麼晚了，要小心啊！」

才剛說完，剛站立起來的女子，又行將倒下！一個箭步，李浩輕托起女子，在熹微的光線下；是一張清秀但眼角瘀青的細緻臉龐，還未說話眼角滲著淚光：「你能幫我嗎？」沒有繁文褥節的詢問，李浩揹起了她：「請先跟我回辦公室吧！」緩緩地；爬向公寓頂樓－李浩的偵探社！

她在經過半夜的休息後，此刻晨光侵入屋內；李浩一直處在警醒的狀態，見她精神略微提振些，但臉上的瘀青，像青苔附著在原來光可鑑人的玉石上，還隱約帶點絲紅色。連忙再遞上一杯水，還有小包冰塊敷在傷處，仍讓她痛得透了一口氣．她剛要開口，李浩揮揮手：「先別急著說，想吃點甚麼？樓下的麥當勞整夜都開著；雞塊．可樂．跟薯條，，」

「我都要！」語氣中仍有點驚魂未定．

李浩可沒那麼矜持，「那就雙份吧！要不要來杯咖啡？」

「不要，咖啡很苦诶！」

李浩笑著說：「我也覺得如此，不過咖啡本來就是苦的啊！你等一等，」隨即走下樓去．

女子撐立在窗前，曙光乍現！她望著中山北上的行道樹，呈現一整排孤伶伶的垂立著．即將來到的烈日酷曬，一定會很熱吧，很累人吧.？我也是！每次在人聲吵雜的舞會哩，擁擠的舞姿，挑弄的語言，虛假得也很累人！

回身看著這間陌生的辦公室，幾乎能以空蕩蕩來形容．除了一套少見的黑膠唱機及一整櫃的唱片外，就是掛著兩把網球拍．整間辦公室，除了自己剛剛棲身的長沙發，以及一張深咖啡色的木製辦公桌，還有一台手提電腦，最昂貴的設備，不過是一台出租套房常用的小冰箱．自己開始搜尋有限的字庫裡，最足以形容這個地方叫做？....門鎖突的被打開，這名女子馬上瑟縮了起來．．．

「是我！」李浩連忙出聲，一手提著一袋麥當勞食物，一嘴 咬著漢堡，一手打開門的動作．一連串的動作凝結成一個小丑登場的畫面！

女子不禁笑了起．也只是一種蒼白的微笑而已．李浩驚艷於她的美貌！連忙低下眼來，突然間；他想起半夜起床餵奶的少婦，同樣純潔的感動，李浩遠遠的放下食物，「你先挑；剩下的再給我，」

她找到了雞塊， 連頭都未抬起便問：「你都是這樣對待客戶的嗎？」

客戶！李浩心裡忙著想：上一任客戶是多久的事？兩個月？還是兩個半月？這種打秋風的事，還是別說得好：「當然沒有，不過半夜隻身的年輕女性客戶．自然是我的榮幸！」

剛咬著炸雞的嘴角引痛，於是她便改成撕成一小條狀，輕放入嘴中．．這麼遐思的動作，像是模特兒拍照的慣性，李浩整理了第一條線索，第二剛才欃扶她上樓時，無意間；瞥見她身上的衣標是Roberto Cavalli！一件價值不斐的絲質上衣．第三；她說話的語意天真．顯然涉世未深，帶看她年紀約在25-28之間，又不合常理？結論：恐為富家千金？同樣價值不斐！希望我的炸雞物超所值！

「你在想甚麼啊？不是應該問我從何而來？身上的傷又是怎麼來的嗎？」

「這待會兒再說！你先說是怎麼知道我這裡的？」

她笑著回答：「當然是我的閨蜜告訴我的啊！」這一笑又引來一陣喫牙裂嘴的痛苦表情．

「小姐，然後呢？」

「沒了啊！」

「我是問打你的是誰？而你又是誰？」

她的憎恨的語言，仍舊聽起來像悅耳的樂章：「還不是那個性張的王八蛋！還不准我跟別人說，去他的！」

「哪個性張的王八蛋？還有你自己呢？麻煩你一次講完好嗎？」

她打量著李浩；像拿著手電筒從頭到腳仔細的看了一遍：「她們都說你很有味道，很帶種！果然是真的，連姓張的王八蛋，你都敢罵！」

李浩嘗試的解釋：王八蛋這三個字，似乎被並不是寬敞的兩面牆壁來還傳遞的回音；「是你罵的，我只是轉述以求真實！何況；這跟帶不帶種有甚麼關係？」

她打探的說：「我閨蜜曾講過；她親眼看見你撂倒好幾個人，是真的嗎？」

越扯越遠了！李浩耐下性子，服務的第一條宗旨：顧客永遠是對的！「請你先介紹你自己，」

她先低下頭看一下絲質的上衣，有點微露的酥胸，隨手拉了拉：「我啊；我叫丁文琪！」

李浩點一點頭，終於有進展了．

抬頭時，所有的美色已經又回到被打傷時的殘破不堪，「打我的是；國聲的姓張的！我老公！」

原來是國聲集團企業的少東，而且她已婚了．這一點並不減損價值，李浩看著她嬌豔欲滴的絕色，一時之間忘了自己的腳色．

她以為李浩是一種膽怯；「你接是不接？」這一句問話果然有千金小姐的架式．

「接啊！當然接啊．我有甚麼不接的理由嗎？」

她有點意外，卻又有點覺得他的答案，是那麼理所當然！:「連國聲企業你也敢惹？」

「人不分貴賤，生意不論輩份，這是我的座右銘！」李浩理所當然地回答著．

「好有意思哦！待會兒再說，我要暈了！」

李浩聽見她漸弱的口氣，已發覺不對，飛身過去；剛好第二次接住她頹倒的瞬間！這下子兩個問題了，一個送醫，另外一個要通知誰？李浩得好好費思量了！

妒意殺人---- 2

一陣喧鬧聲驚醒了李浩，一時之間他竟忘了身處何處?直到聞出了醫院裡;混雜著藥品、酒精、血腥、及消毒水的氣味後，才剛坐起；竟被人指著鼻子；你是誰?幹嘛坐在這裡?你是張先生吧?李浩伸出手，但被冷落在一旁!

小琪幹嘛還裝睡?你給我起來!

看來這位張先生口不出個幹字，大概湊不成一句完整的句子。你太太昨晚在我那裡昏倒，

幹!誰告訴你；她是我太太?我告訴你;她不是!

他的口中含有酒味，還未散去，難怪出口成章!她不是你太太?

還輪不到她!她就是這樣才討打的，你是不是也想試試看?

　張自強!你來幹甚麼?昨晚鬧得還不夠麼?

妳給我住嘴!走!妳給我回去!少在這邊裝了。

就在拉扯之際，急診室的醫師連忙過來勸說；這位小姐有腦震盪，不適宜亂動。還要再觀察一陣子!張強哪肯罷休?

這時突然來了記者。在保鑣的示意下，張強連忙撂下狠話，才悻悻然離去!

　在李浩點頭下，這名記者收下記者，在一旁站著。

其實她是李浩的夥伴；另一半--撲朔迷離的關係--沈又婷!.她很留意的盯著丁文琪，免得她意圖不軌!任何一個靠近李浩的女人，她都認為人家是有意接近的。特別是像丁文琪這樣的美女!

李浩老覺得背後的那雙眼睛不懷好意，故意大聲一點說:生意上門了，總不能推掉吧?

丁文琪拉著李浩的手:我想離開這裡!

離開?妳沒聽到醫師說的話嗎?妳有腦震盪欸。張自強知道我在這邊；一定還會再來鬧事，我們還是走吧。

　沈又婷用她上肩的力量，輕易的扛起丁琪。揮手要李浩讓開，同時與兩個女人反對；跟宣布同時與兩個國家開啟戰端差不多。和平既然無望，不如早早棄械投降。

坐上丁沈又婷的FORRESTER，一上了路；兩旁的行道路像連續撥放的影片，剩下一直排的綠，加上RPLLING STONE 的逃離主街專輯的樂音下，奔離世上喧鬧只要三首曲子的時間。

　永和的巷弄，如同交叉的樹幹倒下來後形成的區域，枝葉的隙縫，就可以同時存有好幾戶公寓，遠比迷宮還要不合理!死巷子經常擋在你的前面，令你進退兩難，這一切得靠沈婷土生土長了三十餘年的功力，停車位是在幾十部機車的夾雜下唯一的一個,應該是沈又婷在當調查員時，弄下來的位置，事實是否如此?

頂開鑄鐵製成的厚重大門，李浩欲接手攙扶丁文琪，在柳又婷的眼神制止下,李浩的雙手無事可做,只有陪伴被晾在一旁的份。

門後；是一個如庭園大大小小的仙人掌花園；有大如一座神木般的，也有小至一個巴掌大的，李浩從不知道沈又婷哪來的時間?整理出這一個猶如南美風情的世界。

在十幾年的交情後，我們常發現自己看走眼，這才明白:其實我們並沒有自己以為的，那麼了解另一個人?

李浩從不能理解?為何沈又婷每次看到女生接近李浩，保衛意識就到了紅色警戒?李浩永遠也不會

明白:外表看起來如此英挺的沈又婷，會喜歡這一套這麼精緻的園藝世界，看起來李浩沒自己所自以為似的，那麼裡解沈又婷過?

這是一座酒吧!第一眼是長長的依附在約10公尺的牆上，滿滿的各式的酒類，大大小小長方格空間，李浩只叫得出其中幾種如伏特加、琴酒、苦艾酒、幾種威士忌、還有幾十種不知名的酒品；此外隔著調酒的走道，便是寬約50公分的吧台，三四張高腳吧台椅，一副隨時準備開張的模樣!

卻只有一張精緻的木質的長方形工作桌，三張電腦螢幕全是股價K線圖，股票玩家是這麼說的吧!李浩向來不熱衷金錢遊戲，所知有限!漆著檸檬黃的牆壁上。

左手邊有一座向外開去的木窗下面，擺著看似極為舒適的貴妃椅,她的主人想必是天空的對話者；所有的心事都開放給太陽、月亮、星辰、而非一般的凡夫俗子。

在裡面客房安頓好丁文琪後，柳又婷拔出了身上大大小小的傢伙，約5、6樣；有戒子虎，10公分長的匕首，開鎖工具，隨身硬碟等等；專門穿堂入室的必備武力及非武力裝備。

柳又婷該是古代的俠女，一時興起；來到這個世代,便決定留了下來!你真的打算躺這淌渾水?柳又婷給自己弄了杯血腥瑪麗，在這裡像自助酒吧，要喝什麼?都得自己來!

我的第六感告訴我，這一趟應該收穫頗豐。於是李浩倒了一指高的純麥威士忌。

你記得上一次第六感的結果嗎?價值就是剛好你喝的威士忌。

助人為快樂之本嘛!何況;看到她們母女團圓，別以為我沒有瞇到你珍貴的眼淚。

眼淚的代價都是極其昂貴的,特別是對一個好幾個月沒有進帳的老闆來說。

這一次一定會是個大豐收，東聲的少東!我們搞不好弄個六位數進帳,問題就迎刃而解了。

柳又婷溜入貴妃躺椅，穿過窗外的眼神中，不是一種盼望，口氣向冰塊撞擊著酒杯清脆的，只有幾個字；這傢伙很賤!

大白天喝酒的壞處，就是不容易醉。李浩慢慢的走到窗前，外面藍藍的天，幾朵迷失的小雲朵，穿插在偌大的天空底下，有點自不量力的警示。

好像你對國聲企業很了解的樣子!

嗯!這是一家營建集團，底下有保全公司、酒店、娛樂事業、餐飲事業、土地仲介買賣等；以前在局裡，曾經調查過幾個土地買賣糾紛，後來都被擺平了!我要是夠理智的話，會閃得遠遠的!

李浩聽得出她的言外之意，這一時之間；太陽怒放炙熱的火焰之光，將剛才挑釁的小雲朵都給蒸發掉了。一大片完整的藍空，以君臨的氣勢燒灼著大地，李浩喝光所剩無幾的威士忌，拍拍柳又婷的肩膀:讓我們先聽聽這小妮子怎麼說吧?

橘橙色的床單包裹住的;是一塊無法估計價值的肉體，李浩打算這麼暫時性的評估，以免身後的柳又婷，把剛才的那些傢伙給擺錯地方。

丁文琪淚眼婆娑地說:我還是回去吧，以免你們為難。

李浩難以越雷池一步，但他卻無法讓自己置身事外；這種倔強常會對心軟的人,造成無法負荷的沉重。但李浩偏向弱者的憐憫心，是他註定無法成為一位夠傑出的律師的宿命。

沈又婷嘆了一口氣，男人總是容易感情用事。但如果自己無法支持李浩的話，也就不會一路走走停停，陪著這個看似心軟；但也是柳婷見過最仁慈的男人。或許；哪一天他不再心軟了，算了吧!

李浩擺下那聲嘆息，你先說說看吧!或許有些地方，我們可以幫上得忙的話?

丁文琪看著同為女人的柳又婷:婷姊!我明白你的擔心，能不能讓我休息一兩天，等我好一點，得讓我走好嗎?

李浩差點被兩個女人暗算了，忙著說:休息沒問題，趁你能說話，就說些你的事吧!

柳又婷見丁文琪實在傷的不輕，也痛恨這男人的手段:你是怎麼認識性張的?

李浩坐在房內唯一的一張椅子上，瞧見了丁文琪接近太陽穴的邊上位置，有一塊如銅板大小的血腫，心情越發難堪，這個男的出手並非一種警示，而近乎殘酷且冷血，再差個一公分的位置，丁文琪將躺在無法復原的地位裡!

.柳又婷也確認了這個傷勢，這會兒也傾向豁出去了，但只差一個說法!丁文琪把頭望向窗外!

丁文琪追溯著:當時以為即將抓住美好的念頭，已如昨夜還有上一次的昨夜，無數個懊悔的昨夜。在今天亮晃晃的白天裡，化成了千古的羽衣，早經無數個風霜脆化，弱進了時間的腐朽裡。

那時我剛從南投的職校畢業了兩三年，工作換過了四五個，都在招呼跟服務陌生客人的餐廳賣場裡打轉。覺得厭煩透了。

記得有一次轉到一間醫美診所裡，碰見一位貴婦!她說要帶我見世面，接著我像一個陀螺從一個宴會，換到多得數不清的宴會，只要點頭經得起摸弄，一次餐會比我一個月的小妹酬勞還要高。我的捕抓夢想就在那個時候萌芽，直到碰見國聲性張的;我以為美夢成真了，飛上枝頭了。才知道烙印在身上的風塵，是要算總帳的!

你為什麼不選擇離開?

李浩的問題，換來柳又婷的張大白眼，如滿月的月亮那麼大!

還回得去粗茶淡飯嗎?我問過自己多少次?就又傷過多少回!

仍不死心的李浩;仍追問:那這一次，你為什麼會來找我?

因為斗大的淚珠停頓在半空中，地心引力暫時失效了，在感情失重的狀態下，也需要一個解答，不光是牛頓的那顆蘋果,瓜熟總要落地，答案呼之欲出!

我有了!柳又婷見過丁文琪的傷勢，這個答案充分證實了柳又婷當時的疑惑。傷勢為何總在四肢及頭部?獨獨漏掉腹部的範圍?

李浩還在驚訝之餘；柳又婷捶在胸前的一拳，補足了李浩的疑問!

所以；張自強要你回去的目的，要的是孩子?

丁文琪的淚恢復垂墜的狀態，只是停不住、、李浩真的是慌了手腳，心軟的男人加上哭慘的女人，這一場泡沫劇的演出持續加演中；

直到李浩默默地走出客房，耳中仍低迴著暗自飲泣的哭聲，

來到木窗下，窗外的藍散發出銀白的 光暈，不知從何處聚積而來的雲層?即將打包這一片藍天，賤賣給腐化的人心!忽而飄起一陣雨來，為了不貞的陽光灑下的雨水，不足以灌溉荒蕪的心田，一下子雨便消失無蹤了。彷彿開了夏天一個午後的玩笑!

柳又婷悻悻然的步出了客房，一句:她休息了!便各自斟酒共度憂傷的時光。

妒意殺人---- 4

剛回到辦公室的李浩，迎接的只是意興闌珊的午後秋陽，西曬的夕照已經逃離至窗外。

李浩意外的瞥見電話答錄機閃爍著紅光，打開後，一陣老邁而急迫的聲音說著:請救救我的孫女小翠，還要說些甚麼?沒人接電話,哦;對了!我的電話是:07-6332579謝謝!掛掉了、

李浩凝神的再聽了一次，仍不明就裡，於是回撥著電話:我是蘇志豪，你是哪位啊?蘇伯伯!我這邊是偵探社.打岔聲切入說:你是李浩先生吧!我就是!請問蘇伯伯找我甚麼事?

要緊的事!救命的事!蘇伯伯的聲音中透著黑夜森然降臨的氣息，電話裡邊不方便說，我上去台北找你。告訴我地址?我馬上出發。

伯伯!先不急，您先說個大概，,我再決定下一個步驟，好嗎?

這可不成!人命關天!哪能等你?現在就說地址，我是非去不可!還有我的老伴一起去!

李浩心中一陣不祥的預感:老伯您今年貴庚?

85囉!要不是小翠有交代過，說到這；老伯語帶哽咽:我的小翠是一個乖女孩，都是 那個性張的王八蛋!姓張?是不是叫張自強!就是這個不得好死的東西!

又是張自強!李浩的預感果然應驗，老伯!這樣子吧!您年紀大了，我過去看您老人家好了!您的的地址是:高雄市、、好的!我會盡快出發!到了高雄再打電話給您!

掛上電話後，李浩未經思索,便告知柳婷。卻從柳又婷那裏得知丁文琪已經離開，一條新的線索取代了舊聞，卻都跟張聲有關!徵得柳婷同意，一起南下高雄探訪未知，卻可能是一條解開謎團的開端。

從永和一過彎道切入國道3號，車後灰濛濛裡的早陽，有氣無力的歪斜在東邊，尚未甦醒的城市，一幅弱不經風的宿醉姿態。

在柳婷的加速催離下，已是縹緲灰色天際的一部份。在齊柏林飛船的高亢卻沙啞地歌聲中，柳又婷突然冒出一句:丁文琪走的很突然!

說不出來的一種巧合?李浩的心中浮現出不降的預感，像是明明大太陽天，卻突然飄來一陣莫名無法防備的小雨。

丁文琪的出走、小翠的事，柳又婷只是加快了車速，對於沒有答案的提問，沉默是唯一的選項。

顯然；張自強是一個令人害怕得不知所措的對象,

李浩的陰沉，換來了接近山區的一陣飄雨.看你倒不怎麼害怕的樣子。柳又婷喜歡李浩面對艱困局面時，那原本俊美而憂鬱得臉龐，會流露出一股憤世忌俗的決然!

那種無情的面對罪惡，所要鏟除的決心，總令人激賞。那種奮不顧身的義勇，是柳又婷追尋的依託。

李浩見著前面的山巒越來越接近、且巨大。反倒釋放出坦然面對的情緒，隨手換過一張CD，月光奏鳴曲隨之揮灑車內，伴隨毛毛細雨一路朝南而去。

下了高雄建國路的交流道，依循著衛星導航，朝著阿蓮鄉而去。

鄉間旁，連接著鐵皮屋築成的小型工廠，穿透出人們辛勤工作的身影。李浩聚精會神地找著門牌號碼，不按照排序的建屋號碼，毫無次序可言。

柳又婷將車停置一旁，打開筆電，開始GOOGLE地址:265號；就在前方一條小巷內。兩人開始徒步前往，低矮的七里香叢，在白日裡仍有淡淡餘香，筆電顯示前方低矮平房就是.，兩人點一點頭，李浩開口問到:請問蘇伯伯在嗎?

一陣咳嗽聲後，老邁的外省口音回說；我就是。

現身的是一位看似健朗、清瘦、濃眉大眼，標準的北方漢子。仍可想見年輕時英挺的模樣，但眉宇間透著一股哀傷，隨時都能傾洩而出的凝重，壓得眉頭深鎖，沒有鑰匙可以打開這分悲傷。

是李先生嗎?一句話未完，蘇伯伯半滴淚隱含框內，仍強自鎮定地伸出微顫的手，緊緊的握住李浩。

請進來坐!兩人跟隨著老人家踏入屋內，另有一名老嫗，面龐清秀有著清亮的大眼，應該隨伺過無數個滄桑。坐著輪椅略帶病容的神情，以輕而幾乎無法清晰聽見的方式打著招呼，但似乎明白；

李浩兩人的來到意義重大。

蘇伯伯意有所指地苦笑:兩位是為了張自強、還是小翠而來?

都不是，李浩以安慰的口吻說著:我是應著蘇伯伯的要求而來的!

蘇伯伯點頭，且露出了然的淺淺一笑:李先生是聰明人，這一切都是小翠的安排，你等等；接著拿出一張光碟交給李浩.。 柳婷接過手後，打開筆電插入光碟，畫面出現一名年約20出頭，清麗絕美的女孩，是那種望一眼，就會讓人屏息以對的美貌。

李先生；如果你正在看著這張光碟，表示我已不在人世。希望我的家人，不在你的身邊。李先生，我不能肯定害我的人是誰?或許這只是我的妄想，但我請求你，找到我的遺骸，還有我的、、

畫面突然中斷，李浩望了眼柳又婷，只見她搖搖頭，訊號已經結束了。轉過身去，蘇伯伯的老臉，已經涕淚縱恆，但他老人家仍堅強地說:我已經看過很多次了. 您是甚麼時候收到的?李浩的語，充滿無力的詢問。

昨天!

您又是怎麼會找上我呢?為什麼不找警方?

我是憲兵退役的，就憑這一份光碟?我不認為警方會採取甚麼樣的步驟。何況小翠幾個月前回家時，曾經說過:她就要讓我們兩個老人家，過個好日子了。誰知道又過了一個月，她就打了一次電話:說她萬一失去聯絡，要我一定要找你!

那時候；我還勸她:我們兩老不稀罕過好日子，只要一家人團聚，比甚麼都重要!

柳婷的臉垮了下來，像黑夜落幕在，她原本玫瑰臉色上的一簇幽黑，她的話猶如火山爆發似的岩漿，燒出了一把怒火:老伯您放心，我們一定會找出小翠!

回程的路上，李浩一直難忘那未開口過的老奶奶。眼中有著似有若無的期盼，有一份淒楚惦記著，讓李浩想吶喊，想嘶吼，想伸張。卻又害怕結果只是一場絕望!

午夜的高速公路，靜寂的返家之路。昏黃的路燈，啞口無言的遞送著無數個謎團，CD正播放著，Queen的We are the champion!

兩人心裡都明白:在人世間惡意橫流，要撥亂反正，必須要擊潰黑暗，要讓雨停歇?只有真相，唯有真相，讓惡人服誅，才是正道!

妒意殺人---- 5

剛回到辦公室內，已是晨光初露。淡白色的金光，為室內添上一層清晰明亮的色彩，但李浩只想躲開明亮的透視，閉上眼；隔絕這虛假的呈現。

一陣擾人的電鈴聲，隨即響起。李浩無奈地起身，一打開門驚訝的敬了個禮。孫長官!

對方點了個頭，便自顧自的在沙發上坐下。李浩!有幾年沒見了啊?

報告長官:十年了。

不用再長官長，長官短的，那是以前，坐著好講話。

孫長官是以前，李浩在國安局時的特勤中心主任，官拜少將。只怕此次前來，也與張聲有關!

李浩:我就明說了，你手頭上的案子與我的老闆，沒有任何違法的關聯，希望你能就此罷手。

李浩很訝異，他竟然直接跳到違法的層次談問題。報告長官:違法與否?我完全無法置喙；我只是依照委託人的指示辦事。

我明白，有些事還是適可而止比較好。畢竟都是家務事，鬧開了，對大家都不好!

孫長官您以前說過:為達成任務生死皆可拋，我一直奉為圭臬!

他笑了笑說；那是在保護總統的安危，所要有的認知。現在可都是平民老百姓的尋常家務事，你是聰明人，應該懂得這一個分野。接著從西裝內側口袋中，掏出一張支票；這是台開即期本票100萬，條件是停止一切，目前的調查工作。

李浩沒有伸出手的打算:報告長官，我已經先行接受當事人的委託，恕我無法違約。您的好意，我只好婉拒。

趙長官仍未收回本票，李浩；這份好意只到今日為止，如果你拒絕的話，恐怕會孳生許多，無從得知的困擾與阻礙。

李浩決然的表示:謝謝長官的提醒，我只能按照合約的規定。

孫長官輕微的一聲嘆息後，回頭走向門邊，其實在來之前，我就已經知道你會拒絕!你還是你，我沒有看錯人，我只能告訴你，小心暗箭難防!

李浩脩的起立，向孫長官畢恭畢敬的，行了個軍禮!

孫長官回過禮後，昂起頭離去。

回想起剛剛的那段對話，李浩雖不至於打退堂鼓，但也足夠將警戒意識，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也猝目驚心的替小翠的安危，感到危在旦夕的地步。

決定打了通電話給柳又婷，說著孫長官來訪經過。

柳又婷沉吟了好一會兒; 把小鋼找來!

李浩有點為難:犯不著吧?

柳又婷嚴肅的口氣，令人無法拒絕。趙長官已經暗示對方動武的可能性，有小鋼的護駕，才能確保我們的工作，能順利進行。

小鋼比管制武器還要強大，我同意。但是他的瘋狂，也有過之。萬一下手太狠，豈非無端生出更多是非?

這個我來處理，反正對方來陰的，我們一定要奉陪。至於後果；只怕他們比我們更怕把事情鬧大了，更難面對。這次聽我的，小鋼擔會兒就會到，至於那一百萬支票，我沒聽到，就這樣。晚點兒到我這裡來!

李浩才剛掛完電話，小鋼已經握著李浩的球拍；這球拍應該只有325公克，你應該換成385公克。羅傑費德勒用的，就是這個重量。

李浩哭笑不得的說:我不是羅傑費德勒，你怎麼這麼快，就現身了?

身高190體重120公斤宛如巨人的小鋼，卻有著娃娃音:在你們去高雄前，婷姊就要我留在你辦公室附近逗留，現在起我正式露臉了。

李浩趕緊吩咐:不是每個接近我的人，都是敵人。你明白嗎?

我懂!剛才你像他敬禮的老頭子，我就沒動手。

李浩鬆了一口氣:走吧!跟我到柳婷那裏去。

小鋼邊放下球拍，嘴邊還說著:我還是覺得你，應該換成385公克的重量，那才威嘛!

坐在小鋼的重型機車上，引擎的爆裂聲，猶如煙火炸開的瞬間。而乘坐的感覺，連雲霄飛車都成了娃娃車。

小鋼不懷好意地說:我走重慶南路，嚇一嚇那些憲兵!

李浩連忙說:你忘了我以前，也在那裏當差過!

小鋼置若罔聞的搖著頭:以前就是從前，從前就是用來忘掉的過去。

當李浩還在想這句話時，小鋼按起喇吧呼嘯著，從總統府前通過。果然驚動了數名戴著自動步槍的憲兵，衝了出來。只見一陣煙塵，小鋼連車已在中正橋上，只有烏黑的河水倒映過，那伸直的手，向天空問候的剪影。

柳又婷盯著小翠的畫面，就像看著一副肖像畫般。但小翠的神情底，有一種隔離的情緒，好像交代的，不是真正的身後事。就像是試鏡的演出，但是;句句卻是絕望的交代?

是誰中斷了錄影?又是誰寄出這一份光碟?想從指紋上找出線索，大概沒指望了!或許寄出的地址，是一個出發點?

李浩走了進來，柳又婷搖了搖頭。

雖然還是早晨的時光，喝杯酒是早了一些。他還是倒了三杯傑克丹尼爾，小鋼守候在門邊，李浩走到窗前，先沾了口酒緩緩的說:小翠還活著嗎?

柳又婷仍舊看著螢幕，機會不大!如果是真的畫，是誰動的手?為了甚麼?愛?恨?錢財?殺人本身的慾望?這四大原因。這些個惡意，就是我們的方向，這一切全繞著張自強打轉。柳又婷拿出幾個竊聽器，今晚動手!

妒意殺人---- 6

眼看著張自強在幾名隨訴的護送下，上了凱迪拉克的座駕後，柳又婷在發動車子跟隨的同時，也通知了李浩小鋼。

身著夜行衣的兩人，一個眼神早已挑中，一處高聳圍籬下方的樹叢，作為穿越的第一道防護,不久;就聽見數聲急速接近的狗吠聲,小鋼不捨地拿出，準備好的幾塊加料的牛排,李浩就著小型強力的照明燈,看著建築結構圖,找好方位後,兩隻德國狼犬已經癱倒在地。

黑色膠鞋擦過草地，只有細微的聲響。沿著之字形前進到了客廳門前，小剛拿出萬用鑰匙，花了一分鐘便已進入,李浩站在警報器前:按下丁文琪以前透漏過的密碼，果然管用。

李浩負責臥房及書房，小鋼則負責掃描監視器，並在客廳中留下監聽器，一切就緒後；李浩原想繞行屋子四周，進行環境偵查，手機突的想起:撤退!

兩人急速按照原來路線撤離，一退回到圍牆外，張自強的車子已經進到大門內，匆匆趕到屋內:接起電話:小李!有甚麼急事?

報告張先生:有了丁小姐的消息，根據線報，她人出現在花蓮!

派人把她帶回來!不准傷了她，我要她完整的被送回來。

李浩已經回到車上，也聽到了這一段對話。小鋼的手指頭飛快的，在手提電腦上收尋著:有了!她的最早登記地址是:花蓮縣吉安鄉!

柳又婷重新發動，車子直往山下而去，夜空來不及送行。山腳下的萬家燈火，像是群星倒映在，漆黑大地上的縮影。這一趟披星戴月的旅程，不僅攸關丁文琪的下落，也是打開無數疑問的另一開端。

李浩心中自責地想到:當初如能預測得遠一些，如能從丁文琪的身上多了解一些，是否足以挽回小翠?柳又婷拍一拍李浩的手，想辦法先找到丁文琪。

車後傳來陣陣敲打的聲音，李浩回過頭去，只見小剛拿著可樂的玻璃瓶，敲打著自己小腿的脛骨,李浩不由得好奇的問到:你這位超級賽亞人在幹嗎?

為下個月的格鬥大賽做準備啊。小鋼理所當然的回答著。

柳又婷側看了眼李浩:你想到甚麼?你不覺得丁文琪的傷勢，有點怪怪的?

李浩比對著自己的拳頭，她總不會是自虐的吧?

柳又婷小心翼翼地，在山霾中前進著。思考在沉寂中拼命的想突圍而出；指節間的瘀青距離，不太對勁?李浩逐一比對，自己、與小剛，及柳又婷間的大小,

她脫口而出:丁文琪是被女人打傷的。柳又婷在查驗丁文琪傷口的當時，只在乎受傷的程度，卻忽略行兇者的腳色問題。

我第一眼看見丁文琪的時候，曾在一瞬間；以為是女人間的爭風吃醋，因為直覺裡，傷口的範圍不大，且瘀青的點狀比較小。但是；後來事態的發展，讓我們以為是張強幹的。因此對於明顯的傷害程度，太過掉以輕心。

現在我幾乎可以肯定，是另一個女人下手的。

小鋼停止了敲打的動作，隨口說到；聽我朋友說，最近有一個場子，專門安排女子搏擊，.賭注玩得很大。

柳又婷頭也不回的交代小鋼說:問清楚是誰辦的?在哪辦的?怎麼樣才進得去。

我那個朋友在一棟豪宅當夜班保全，今天休假一定在睡大覺，打雷也叫不醒，只能等天亮再說。當下之急，是早一步比他們先找到丁文琪，以免憾事重演。

柳又婷驅車下山後，直奔汐止。極致的黑夜似乎聽得見人心的浮躁，眼前曲折的道路，常見歪斜的彎道，車駕軋過凹凸不平的路面，柳又婷全部把這些不平的阻礙，視若無睹。

想起丁文琪那停頓在半空中的淚滴，倔強的不甘心的垂落。還有那腹中的小孩，柳又婷不允許人性，只能卑微地被踐踏。心中這一怒，憤恨地拍打在方向盤上，李浩再次見到堅強如柳又婷者，流露出的悲憫。

你的心情我懂!李浩卻只能坐在一旁，窗外的漆黑猶在。人性卻未必永遠是孤單的。

雪山隧道已在前方可見之處，像一座穿越黑的進口，雖還有大半的路要走，人生大都如此.。都要走上一段人生週期，就像雪一定會融化，黎明終究會來到。一切都有揭露的時刻。

午夜三點，柳又婷停車，步履蹣跚地，走望向太平洋。轟隆的濤聲巨響中。

李浩張口說了些甚麼?等他緩緩地走進身旁，你累了吧?

先是搖搖頭，又低下頭來說，不如；我到此為止。我跟小剛搭火車趕回台北，打探搏擊的事，你繼續找丁文琪。.

我有正有此打算，不過你千萬要小心，如果真有搏擊比賽，一定是黑市交易，不要輕舉妄動。等我找到丁文琪，問清楚再說!

夜風的勁頭很大，連站立都很牽強，柳又婷不置可否的說:可能的話，把她安全的帶回來。她一人孤身在外，容易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。.

靜謐的火車站內，月光從數面大窗斜射入內，點點的塵埃漂浮在灰黃的光線底。經過數日的奔波，李浩的眼角出現與皮衣上幾處的皺折相似。柳又婷原本粉紅的臉色也瘖暗了。

李浩想說的叮嚀，柳停全都知道。而夜的凝重，也讓柳又婷不忍叫李浩立即出發。於是；便讓自己靠上他的肩頭，悄悄的靜候，第一班返回台北的列車。

秋雨微沁著涼意，在輕拍中；柳又婷方才警醒。身上罩著的皮衣已掉落於地。

只見小鋼開口說，火車快開了。柳又婷沒多問，穿起李浩的皮衣，踩過大理石的地面。隨著早班的旅客踏上台階，仍忍不住回過頭去，哪有李浩的身影?抓緊身上的皮衣，像抓緊期盼一樣。

柳又婷坐下後，望著窗外紛飛的秋雨來送行，這一片山巒等著李浩去探尋，那一個曾淚流不止的女孩。灰濛濛的天空中，有幾股金黃色的曙光，呼之欲出的模樣，柳又婷揪緊的心，隨之緩然.。

隨著攀爬的高度，李浩的心極冷，體溫也在下降中。手中的地址，在此遼闊的山境間，簡直無用武之地。

又經過半個小時後，一路彎曲的小徑，逐漸有了開闊之勢。將車停在草地旁的碎石子上，李浩打開車門，涼透了的山風，毫不留情面的，往身上各個開口處灌進來，如身處雲端，冰冷直透四肢。

李浩只得加快腳步，繞過一棵大樹後，有著兩戶連著的人家。

李浩趨前，向一位身著傳統服裝的老人家打聽。慈雲路?老人家先只是搖搖頭，便不肯開口，李浩一陣哆嗦，便打了個噴嚏，到引來老人家哈哈大笑。

便索性問李浩:你要幹甚麼?李浩畢恭畢敬的回說:我找丁文琪!丁文琪?老人家臉色一沉:沒聽過的啦!

李浩心中一陣響鈴，一定找對了。我是來幫她的，小琪有危險，我一定要找到她。

老人家揮一揮手，開始一陣沉默。李浩便坐在一旁，也不管老人家聽不聽得進去，便將所知道的加上臆測，一口氣全說了出來!

老人家仍不動如山，李浩縮坐在旁，山氣凝結如冰，割裂了李浩乾燥的嘴唇。

老人家起身往屋內走去，不一會兒拿著一小碗的清水，嘟給了李浩。

李浩感激的一口喝下，火燒似的辛辣感燒灼著口腔，直往下探。換來一陣陣咳嗽，又是一陣大笑，李浩也受到感染似的，尷尬的笑了起來。

小琪受傷，真的是你救的?你是不是姓李?

對!我叫李浩!

這一次，小琪總算是看對人了。

她現在人在哪裡?

李浩連忙轉身，四處張望著，不在這裡。

她在祖靈那邊!老人家低著聲音對著李浩。

祖靈?那是在哪裡?

老人家只是笑著:那是外人的禁地，你聽好；我要你繞回原來的山腳下，太陽下山的時候，你就準備好。

準備好甚麼，小琪呢?

我要你保證照顧好小琪，你行嗎?只要你不讓我再喝那杯小米酒，就一定行。去吧!祖靈會保佑你們的。

李浩走向車子時，不禁回頭一看，哪有甚麼老人家?只有那棵大樹依舊屹立著，剛才的那一幕像夢境般。

但是全身溫暖的舒適感，卻如假包換。不由得李浩不相信；冥冥之中，一切皆有定數。.只是人性真能服膺天理嗎?在這惡意橫流的世俗底，真有最終的審判日嗎?至少這一刻；雨後的山巒，盡顯光明姿態，一路護送著李浩安然下山.。

回到了山腳下，李浩恢復到了常溫得狀態。心中始終盤旋著:丁文琪的傷從何而來?

打開手機，又婷；我找到了丁文琪。不；人還沒接到，但是她應該很快就會現身。你那邊呢?找到了小鋼的朋友了嗎?還沒?好，我等你的通知，我一接到人，馬上趕回去。

一陣輕敲車窗的聲音，接著車門拉開，是丁文琪。臉龐削瘦了，卻更顯清麗了許多。

來不及問候，我們快走。丁文琪迫不及待地，透露出如驚弓之鳥般的神情。

李浩透過後照鏡望了一眼，便揚塵而去。即便；心底有萬千個問題，也只能先離開，這個暗藏危機的地方。我們被盯上了嗎?

李浩從兩側後照鏡，往車後盡情的望過去，昨天就有人來過了，但過不了我祖母那一關。那位老人家是你的祖母?果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。

丁文琪略顯寬大的棉質上衣，秀麗的臉龐，已經幾乎看不出受傷過的痕跡。而森黑的眼瞳底，喬裝著的若無其事，卻在絞緊的雙手交錯中，聚集了大量的不安。

你的傷，都好了嗎?李浩始終讓車速，維持在速限的邊緣.。

是我傷害了人，我甚至不敢肯定，我是否殺了她?黑瞳像一口深井，打出了源源不絕的淚水。

你傷害了誰?小翠嗎?李浩幾乎肯定這個答案。.

你猜出來了，你是怎麼辦到的?丁文琪抹不掉淚水，絕美的臉龐，卻在瞬間扭曲成一張超現實的畫像。

你臉上的傷，是小翠打得對吧?

我們都沒有選擇，在當時的情況下，為了自保。我們都只想到生存，還有肚子裡的小孩。

小翠也有小孩?都是張強的親骨肉?

他說；他只要最強的那一個後代.。

李浩簡直要發瘋了，不斷地拍打著方向盤，嘴裡嘶吼著；這該死的傢伙。我沒有見過比他，更可怕的掠食者。

丁文琪心有餘悸的說，在我們族裡，獵殺只是為了生存，不是為了摧毀生命.。

小翠呢?在我昏倒前，他們抬走了小翠。我也不知道；她是生還是死?丁文琪的聲音中，除了深沉的恐懼，還有一種創傷，那種傷害別人的自責。.

你知道在哪裡發生的嗎?李浩讀不出這樣自我譴責的憂心，及必然的吞噬心靈的苦處.。

出發前；我們都以為是去參加，另一次驚奇的宴會。都被蒙上頭巾，等到了目的地，我們只知道，那是一處隱密的地下室。,沒有窗戶，只有一個小小的擂台，還有幾把座椅.。

努力的回想看看:有甚麼特別的聲音，或是氣味?可以分辨出那裡的可能特徵。

丁文琪突然尖叫了出來，海；我聞到海水鹹鹹的濕味，我從小在海邊跟山裡長大。一定不會錯，那個位置離海邊不遠，總算有了一個可靠的線索。海邊?

李浩急著趕回台北，不知道柳又婷知道這個消息後，是否有更接近答案的可能?

柳又婷遠遠的，站在屋外朝著手，丁文琪先下車，一把抱住了柳又婷。

李浩停好車，默默地跟在身後，屋子裡仍留有淡淡的酒香，李浩拿著酒坐在窗下，威士忌化不開，心中的那塊積累的忿恨。但卻是撫平情緒的安慰劑，一口一個劑量，一份小小的自我撫慰.。

柳又婷沒有帶出丁文琪，該知道的；一路上，李浩也都打了手機給柳又婷。

站在吧檯後的柳又婷，猶豫的想選擇一種適當的酒?好讓自己足夠清醒，卻又能夠模糊掉所聽到一切，有關邪惡的恨意。手邊旁剛好有一棵柳橙，於是到了三分之一杯的伏特加，用盡了扭力，將整棵柳橙捏成滴狀，流入酒杯內一起混入。

李浩望著即將到來的夜，我們在等些甚麼?李浩喝得太快了，口中的話語黏成一團火球，衝動得要冒出火星來。

就等小鋼；他去了一下午，差不多該回來了。至於；丁文琪所說的海邊，我找了一下午，無論是在國聲企業名下，或是張強的產業，都沒有符合的資料。

如果是人頭名下的房地產呢?要如何查起?

柳又婷:我正在套用，他過去在股票交易時的人頭名單下手。

電鈴聲響起，柳又婷開門後，小鋼滿身酒氣，跌跌撞撞的闖了進來。,好不容易找著椅子坐下，還打了個嗝。讓我喘口，

你都喝成這樣了，你朋友呢?早掛了。還好一開始，我就要他找人代班。

你套出些甚麼?李浩得趁小鋼還清醒前，交代清楚!

那是場瘋狂的遊戲。小鋼的語氣中，半帶著戲謔，也有些許振奮的意味。

說清楚些。柳又婷端上一杯醒酒的飲料。

只有女生參加的格鬥賽，不定期、不定點.、都是在一些豪宅的地下停車場。

.多少人參與?比賽的對象從哪裡挑來的?李浩的問題，充滿著不可思議的納悶。

你知道一般停車場，尤其是豪宅的停車場，都設有崗哨。一到時間點，內部都有一道鐵捲門，都有嚴格的門禁時間。

李浩點點頭:很合理。

我的朋友就碰過一次，上個月的27號午夜11;30分左右，就在他準備關下鐵捲門時，他的安全組長，突然現身。要他休息一個小時之後再回來，他很訝異，但也很爽，這多出來的休息時間。

他跑去不遠的7-11吃宵夜，外頭傳來一陣陣超跑的引擎聲，平常他也見慣了，起先他也不以為意，直到時間差不多，他走回崗哨時，又看見一輛輛超跑，從他看管的豪宅停車場，魚貫的衝了出來。

他連忙趕回崗哨亭，他的安全組長甚麼話也沒說，塞給他一千塊，要他當作甚麼也沒看見.。

李浩只想問一個問題，你朋友工作的豪宅，叫甚麼名字?

國苑!小鋼肯定的回答。

我知道你要問甚麼?柳又婷打開筆電，開始Google，沒錯是國聲集團旗下的資產，等我把名單列印下來。

小鋼!你的圈子裡，都沒有這類的訊息嗎?

小鋼自己也頗感納悶；我們的是國際性認可的組織，這種地下玩票的，通常都是口風很緊，打了就跑。而且場邊的賭注很高，我們崇尚的是格鬥技能，及意志的考驗。他們玩的是風險跟刺激，彼此道不同不相為謀，不過；或許我可以打探一下，只是...

只是甚麼?柳又婷也是玩家子，對這個部分也不陌生。小鋼的頭比了比丁琪正在休息的房間，不過；裡面的那位小姐，肯定不是這個圈子的人。小鋼搔著跡近光頭的腦袋瓜，怎麼也想不透這一層道理?

李浩也只能暫時撇下這個問題，順手將國聲名下十餘棟的豪宅名單，分成兩部分。我們各自分別進行，記得千萬不能太過招搖，不能引起他們的戒心。

柳婷仍有一個疑問?他們怎麼處裡受傷的人?萬一惹出人命呢?彼此間互相對望著，誰也無法解開這個疑問，至少目前不行。

妒意殺人----9

梢晚;秋意見濃 夜幕低垂至手際，灰暗的車內，李浩放低音量聽著Queen的波西米亞之歌，黑暗中的眼，格外的晶亮，但夜只是吹送著寂靜！

接近午夜了；崗哨裡的保全猛打著哈欠，這一夜的劬勞．只是一次空白的帳．.李浩拿出筆,劃掉國粹館的名單，遠遠的繞離了現場。

錯失過的機會；李浩都當成是更接近真相的一步！人生非把挫折當成理所當然不可，成功畢竟只是偶然.！

今夜只是自己單獨行動，柳婷會去詢問丁文琪？是否陪伴過張強參加過黑市格鬥一事！如果她曾經目睹過，想必對整個案程，會有莫大的進展。

李浩在自家門前剛下車，突然；聽見陣陣嘶吼的引擎聲，接二連三從眼前呼嘯而過！李浩靈機一動趕緊上車，催動引擎隨即跟上．約莫七八輛頂級超跑，以目中無人之態橫掃街頭。

李浩跟隨至圓山之後，超跑車隊突然分散開來；分別往大直．北投方向而去，李浩咬牙跟緊往北投方向的車隊，到了天母附近，又有脫隊而去的超跑．李浩仍打算緊隨持續奔馳的車．最後兩輛直上陽明山，超跑加速而去，李浩的車已經加至最大馬力，仍被拋至遠遠的車後。

李浩悻悻然拍打著方向盤，遠眺著對方的車牌！早已是模糊的一片，唯一可以放入腦海的是；那晶雕細緻的法拉利車型血紅的外殼！

調轉回車頭，李浩一路回中山北路，過家門而不入，持續往中正橋而去！拿出手機順便將拍到的影像傳了過去，希望柳又婷在車的辨識能力，遠在自己之上。

一見到柳又婷，看見柳又婷發紅的臉龐，李浩得知自已中獎了：你傳來照片裡的法拉利，是最新款的 812 Superfas，要價將近兩千萬！

車主是誰？柳婷稍微皺了一下眉頭：你說呢？雖然車商都會保密，但是會買這種車的人，哪會不自大？會不會剛好是張自強？柳又婷轉過筆電，畫面上張自強耀武揚威的，正站在他的座駕前，身旁就是剛剛風馳電掣的那台法拉利！

李浩：我們是不是該請丁文琪出來談一談？

柳又婷只說：夜深了！也不急於一時，何況；她的狀態似乎並不穩定，一直摸著肚子說著悄悄話，連我也不知道，她究竟說了些甚麼？

幾聲踱步聲，輕緩地接近桌旁：沒關係!我是該說清楚的時候了！丁文琪的嘴角掛著一絲淒楚，下巴緊緊地抿著，扶著桌旁的手，用力得都發白了！

柳又婷趕忙拉開椅子，先坐下吧！想到甚麼就慢慢說．李浩走向吧檯邊：想喝些甚麼？只要不含酒精類的都行！

我好想喝杯烈酒！像我家鄉的小米酒，那麼我的嘴巴，就會麻痺的，乖乖地；聽我內心所說的話．

李浩苦笑地說：你的祖母給我的那杯小米酒，現在的溫度，還留在我的心頭上呢．

這句話鬥得丁文琪展開了睽違已久得笑容！一份淒美足以震撼人心久久．璀璨的明亮。我的祖母的小米酒，可不是隨便給的，往年只有慶典時，她才捨得拿出來！

李浩端上le peria 的礦泉水後；那倒是我的榮幸了！只是當時的我，勉強撐著；才沒把那份厚賜給糟蹋了。

柳又婷輕拍著丁文琪的手，似乎暗示著：她如果準備好了，隨時都可以開始！

喝下氣泡水後，丁文琪閃現出一份羞澀的神情：當時他要我們相互拼鬥時，為了保證不會傷害到彼此的胎兒，他要我們赤裸著身子．．．

李浩無法面對這份說辭；於是對著柳又婷看。

柳又婷卻好像是早預料到似的：他在一旁都在做些甚麼？

他．．他在玩弄他自己．．

李浩站起身來，走到窗邊；凝視著黑夜，夜也回瞪著！只有一簇黑，在李浩與夜之間，唯有虛無的空間，才能容納如此偏狹的惡欲！

再見那串串的淚珠滴落在桌面，像敲打良知的鼓聲，震耳欲聾：:我只想活下去！我不敢去面對她的血，從眼角，從嘴角冒出！我想起小時候；族人打獵時，那一箭射入鹿的頭驢，那鹿倒下時，

垂危時；還滴著眷戀的淚。就像我重捶在她頭側的那幾拳，那生命的火花，搖搖欲墜的模樣．．講到此；丁文琪已經崩潰大哭，而柳婷擁抱著她，長長久久的不放開！

李浩掩住木窗，卻關不上心中那份失落！人性可以墮落，但不該被徹底蹂躪及摧毀．黑夜公開了這份恨意及邪惡，默默然的；哭泣會停止，悲慟會暫時療傷，但惡意依舊安然存在！李浩要提出異議，要宣示挑戰！要以良善對抗這份亙古的黑黯勢力！

妒意殺人----10

踩踏著失落的步聲，李浩重拾夜半的閒逛，心中滿腹得不平，差點壓壞了原本已經崎嶇的路面．一疏忽；迎面走來三個不懷好意的惡少，橫著走來。

李浩提起精神：打量三個 各自的方位，鎖定塊頭最大的一個，對方的一個橫拐輕擦過李浩的右肋部位，李浩的手掌以雷霆之勢，重擊他的左腎部位，接連再以迴轉的力道，擊向右邊另一名惡少的頭部．只剩一個傻蛋，在一旁微顫的身軀；還無法理解眼前發生的打擊事件。

李浩只以一聲威嚇的．啪的落地腳踏聲響，足以令他拔腿狂奔！李浩走前扶住腎部受創的惡少；「是張自強派你來的」？痛得扭曲的臉，只管點點頭！李浩提醒他：「這兩三天會有血尿的現象，多休息少出來逞兇鬥狠，知道嗎？另外那一個;大概還要躺個半小時，也讓他不要亂動，我下手沒那麼重」！

李浩一時之間沒了閒逛的樂趣，四處張望著：知道今夜只是示警的意味！李浩離開的腳步快了些，他擔心的是女仕們的安危．這一夜只是個戰端，煙硝味已經釋放了，那戰火還會遠嗎？

柳又婷接獲通知後，也提升了戰備意識！這個家雖稱不上固若金湯，但永和是一個住家緊鄰，人口密度甚高的地區，除非；張自強想豁出來，否則；只要大門不邁，他也莫可奈何？但是只採守勢，決絕非上策！柳又婷又放不下留丁文琪一個人？

監聽器裡傳出：「這麼說，你是被李浩給撂倒了囉」？一個略顯退卻的聲音說著：「他的身手出乎意料的快，兄弟們這次沒準備好，所以」．．

「夠了！輸了還說一堆廢話．孫先生有甚麼高見」？「少爺！老爺子只吩咐我按兵不動，我暫時不便插手」．行了！請趙先生下去休息吧！一陣腳步聲後，張強不屑的說：「這些老傢伙都甚麼時代了，還佔著茅坑不拉屎」！

「 張先生：要不我再多找幾個人手」？張強顯然拿不定主意；「先擺著吧，昨天的賽事呢？那個女的呢」？只是昏過去而已！您的人馬太強了，「盡快再安排看看！我那些朋友還嫌不夠刺激；知道了！一有人選馬上向您報告．行了，都散了吧」！

監聽器不再吐出任何訊息，柳又婷紀錄了相關的訊息，心中不禁問著：這些血腥的人物，都是從

哪裡提供的？怎麼可能外頭都未曾聽聞呢？

李浩按完門鈴進來後，神情不安的問著：一切還好嗎？確定是張自強辦的黑市賽事！裡邊牽涉的人員，金額，善後的處理的這一切，恐怕光靠監聽，還辦不到？聽你的話中有話，還有誰可能牽連在內？

柳又婷猶豫地說了一個人：孫長官！

他？怎麼可能？李浩最不願意聽見這整件事，會牽連至這位昔日自己最敬重的老長官！

我知道你不肯相信！但是他出現在張自強的身邊，是我親耳聽到的事實！

李浩快速的走至吧檯邊，給自己到了杯伏特加：我在他的身邊十年，如果這個世界上還有我能信得過的人，他是不容置疑的一位！當年他會打報告辭職，到國聲去擔任安全顧問．老實說；我也很驚訝！

月亮不是永遠都有黑暗的另外一面？柳婷倒是不那麼確信，李浩已經漲紅了臉：要真是如此；這個該死的世界，還有甚麼可以相信的？

你不必一定要相信誰？你只要做你自己！柳又婷的眼光像寒夜中的燭光，自有一股確信落在李浩的眼眸裡．

他以人性的愛,回眸給了柳婷．好讓彼此能在黑暗的深淵吞噬前，再鬧出一場喧騰，讓黑暗的嘯音不那麼刺耳，讓溫柔的靈魂不那麼孤單！

哇！．．從丁文琪的房裡傳出淒厲的哭聲；兩人同時衝入房內，柳又婷抱住哭嚎的丁文琪，李浩則戒備在房門口，丁文琪邊哭叫的說：我看見小翠，全身著火，蜷曲著身體，還抱著肚子．．

那只是個夢！你在做著惡夢，我們都在這裡！柳又婷不停的撫順著丁文琪那瀑布似的長髮，而那長髮像飛濺的雨水，淚水，傾到不完滿腔的憾恨！．．

解除完戒備後，李浩在客廳裡踱著步，一種呼之欲出的念頭糾纏著；像坐在火爐邊，乾燥的冷空氣被火炭熬煮後，乾裂的空氣如柴火劈哩啪啦的響著，在寒夜中提供一種光亮，就是那一道火球燒著了小翠？坐在月光的窗下，李浩此刻的確信像北極星永恆的提供著方向，他等著柳婷安撫過丁琪後，將向她說出自己剛剛揣測後的結論，將從充滿疑問的天空，撕下一小角，那一小角；或許天空就將失去重力，傾倒出更多解答？

你的推論不會只建立在，一場惡夢上頭吧?柳又婷的直覺，雖也同意李浩的說法。

小翠消失的時間裡，你曾監聽過張自強提過她嗎?一個從未被提起的名字，大多是刻意的被遺忘，為什麼要被忘記?又為什麼這麼急著找丁琪?李浩回到一個偵探的本色，問了本來就該被找出的解

答。

怎麼處理掉屍體?這麼冰冷的字眼，終於公開的被稱呼了.。山上掩埋?大海遺棄?又或者焚化?柳又婷直接說:要不要把張強的小弟帶來問話?

李浩搖搖頭，總該有一個方式，足夠接近這個方向，而不須採取這麼直接驚擾的方式?你想想看:格鬥的方式是如此激烈，肢體的衝撞的程度，往往會有嚴重的後果?難道醫療的措施完全用不上?這條路子才是走得通的路子。台灣的醫療通路這麼方便，從何查起?可惜昨天我沒盯上，昨天那場賽事似乎很激烈，受傷的人，恐怕付出很大的代價。

柳又婷一直都在搜尋，任何有關張強的訊息。除了花邊新聞外，可以值得追查的少之又少。突然間；柳又婷的手機響了起來，

我是小鋼!婷姊你應該過來一趟，有個人值得你來一趟。

柳又婷答應了，我們得走一趟，或許就是你要找的人。

來到宿舍後，小鋼已經等著:我的一個學妹，昨天受傷了。傷得不輕，剛剛還吐了一陣子。待會兒；你們問話時，不要逼得太緊。細節以後，我會再補充。

走進四方形的庭院建築的右邊角落，小鋼走在前面輕聲地說著:這間房內就是她!我會在外面守著，事先我已經告訴過她，至於她肯說多少?小鋼雙手一攤，我無法保證甚麼。

李浩拍了拍小鋼，便走進房內迎面而來的，是宿醉後尚未處理過的味道。

看見得是一張疲憊'辛酸、疼痛的、年輕的懊悔。柳又婷先安撫地說:我們是小鋼的朋友。

已經傷透的臉，疲乏的掙扎著:我不能說甚麼。

有人警告過你，或者說；是威脅你不能說出來?李浩的聲音撞擊那份追悔不及的恐懼，或是顫慄、疑懼、不等的遲疑。接著說:那個人的保證，毫無意義。看看你現在得到的照顧，值得嗎?

李浩讓柳又婷幫她查探傷勢，柳又婷輕聲地說:你的左胸第四根、第五根肋骨的挫傷不輕。還有你的鼻梁彎了，幫你治療的人，沒有把它推到應有的位置。以後；會有鼻竇炎。左邊的太陽穴，傷勢最重。你是不是當場暈倒了?女孩勉力的點點頭。你應該再去看一次醫生，把我剛才說的，重新治療一次!

可是....

沒有可是；.小女孩，你還有好幾年的運動生命，好好珍惜吧。

為什麼；我甚麼都沒說，你們卻肯幫我?女孩原本健麗的臉龐，掛著一行清淚。

不為什麼；因為人性。所以我們都會同情，李浩再次叮嚀:記得剛才這位姊姊的話，把病治好了，將來好好的，為自己打出一番成績。.

李浩點一點頭，便與柳又婷離開了!

與小鋼會合後，小鋼握著李浩的手；我第一次真的服你。

李浩笑著說:就算沒有羅傑費德勒的球拍?

小鋼抱住李浩，永遠都不用。

李浩好不容易，呼到一口新鮮空氣。嘻皮笑臉的說:好好的照顧她，別讓任何人接近。

柳又婷接一句:待會兒就帶她去看醫生，至少在醫院待一個禮拜。

小鋼悲傷的點點頭。夜裡我會過去!

上車前，兩人環視著周遭，夾在車門的葉片也還在。他們迅速上車一個雙黃線大迴轉，確定沒有突然衝出來的車子，柳婷一加速，趕緊往永和方向而去.。

妒意殺人12

在接近柳又婷的巷子口附近，有一台黑色的林肯轎車，佔據住了停車位。接著走下一位，令他們兩人都感到驚訝的人物，是孫長官。.

李浩此時只是漸漸走向前，等待著對方開口。原先敬佩的尊重，此時；在猶疑中飄浮不定著。

孫長官先開口:李浩；還願意跟我去見一個人嗎?柳又婷擋在兩人之間，長官；有些疑慮，您是否應該先加以澄清?否則；這一趟若是有去無回的話，我們如何能安心奉陪?

孫長官對著李浩說:這樣子吧，我搭你們的車，一路上；隨你們問，若你們覺得有任何不妥的時候，都可以隨時停車。自由來去，好嗎?

李浩很想再次相信，這個世界還有值得相信的事物。他朝柳又婷點點頭:我去就好了，妳留下來。

她不依；若這是一個圈套，她寧願與李浩同生共死。李浩知道這一刻，對彼此間的意義。孫長官!請上車吧。

三人的車跟隨著前車駛離，太多得疑問，無法在一瞬間鬆綁。就待一個起頭，串成圓形的珠鍊，形成圓滿的答覆。而答案就能解決現狀裡的困局嗎?還是答案，只能自以為是地提供一個藉口，一個旁觀者無能，且冷酷的漠視而已。

張先生，不!是張老先生；對目前所有的情況，感到無比的遺憾及痛心。

您的意思是指，張自強她老爸，對他寶貝兒子的一舉一動瞭若指掌。卻沒有採取任何的阻止行為?李浩的回應，像寒冬裡的冷冽刀鋒,刮得臉皮發紅發痛!

孫長官遺憾的說:他畢竟是他的兒子，他一直以為他的玩鬧，將隨著年月更形收斂,但卻沒想到事與願違。因此;他希望先找你談一談，究竟可以挽回些甚麼?可以補償些甚麼?

李浩按了聲喇吧，示意前車停下。然後；轉過頭對著孫長官說:如果這一趟，只是談如何挽救，如何補償?這是我的僱主的權利。我以為張老先生想談的是，一切發生的原因。以及；防堵他兒子繼續殘害無辜者的行徑。

請孫長官回覆張老先生，我會繼續查下去，張老先生應該念及，那些受害者的遭遇。也唯有如此做，才能將事端控制到最小的地步，想一手遮天，天是如此遼闊。請張老先生三思!

孫長官下車後，從未回過頭去。無疑的；他的這趟任務是失敗的。張老先生是會任由私心蒙蔽，或者約束張自強那些變態、殘暴的、尋樂行徑?李浩在車內回想，早先在宿舍內，所看見的那個受傷的女孩。

人性不是被當作金錢所能買賣，所能作弄的玩物。人性的價值在於；自由的意志，及神聖的不可侵犯性。

這些個齷齪的敗類，貴重的血液裡，流動的只是對於血腥的貪慾、賁張、乖念、噬血如禽狼般。以自居於掠食者的地位，而沾沾自喜。李浩見不得，也容不得，人性這至高的普世價值，遭致如此踐踏。

柳又婷似乎知道，此刻李浩心中的義憤。但她不由得提醒:你是否拒絕得太快了些，或許；這是條直接的線索?

李浩何嘗沒有掙扎過，更何況剛剛是自己以往，最尊敬的長官。但是；張老先生又能對自己坦承多少?如果只是另一個布局呢。

李浩斷然明白:早晚是該找他談個清楚。但在沒有掌握更多直接，且充分的證據前。誰又能肯定張老先生，不是來探口風。想知道李浩明白；到了何種程度呢?今非昔比，若是往日的趟長官，李浩一定當面請益，絕不平白讓這個，能拓清情事的大好機會白白溜掉。現在；還能說個準嗎?

先進屋內吧!等小鋼把該說的說了，我們再做定奪吧.。

柳又婷知道，李浩剛剛在受傷的女孩那邊，已經挽回了人心。或許；結果真能讓人大有斬獲也未可知。

夜色悄然由白入黑，墨入屋裡。李浩依舊不能推翻自己，推論小翠已遭不測的念頭。果真如此；張自強究竟是如何料理善後的呢?這一點疑問，始終困擾著李浩。而李浩深深以為，如能明白這一點，將能使整個案情急轉直下。

夜的來臨可以無聲無色，人的消失也可以憑空不見嗎?李浩深不以為然!

剛回到柳又婷的家門口，小鋼還蹲坐在大門口邊上，李浩似乎看見一隻受傷的猛獸，流露出憂慮、又頑抗的眼神，你來多久了?

等小貞沒那麼痛的時候，才決定過來的。

柳又婷擔心的說:你沒送她上醫院?等開門後室內的光線，方才照射出小鋼的眼神中，還躲閃著一種憂心。

小鋼接過李浩遞過來的啤酒，她不肯去。等我知道原因後；我也知道她不能去。但是她的傷，我真的不知道，該怎麼辦?看著一個巨漢，語聲中夾帶著咽嗚的輕泣，李浩也不曉得，如何安撫這份悲傷。

倒是；柳又婷伸出右手，讓小鋼伸出左手，輕拍著他的巨掌。漸漸的；平抑了這份失落的情緒，她現在人在哪裡?你不會還把她留在原處吧?

在我家，但她的傷勢?

我請我的爸爸過去看她，我爸以前就是個外科醫生，雖然退休了，他絕對可以應付自如。

小鋼的笑容，像久違的太陽，語氣也恢復了那份豪邁。謝謝婷姊!小鋼接著說:你們是不是覺得小貞，有點太天真了?以為上場打一架，就可以撈一票走人?

李浩從不曾輕易妄斷任何人。但是對於小貞，或任何參與地下格鬥者的動機，當然是李浩在意的線索。但天真決不是其中的一個；畢竟動輒危及重大身體傷害，及生命的遊戲，除了金錢的誘惑外?李浩只想知道小貞參與的管道，究竟從何而來?

小貞其實以前是國家培訓隊的國手,後來；因為十字韌帶斷裂，不得不退出國手資格。這次是因為她母親生病，為了籌醫藥費而戰。一但傷勢來不及復原，今年的正式比賽也報銷了。小鋼一口氣，把心中的不願、及不捨；都給說了出來。而眼中仍殘餘冬陽般的嚴酷，倖存者的掙扎，總是充滿血斑斑!

是誰找上她的?李浩的槍口，始終對著陰影而已。這回帶著狙擊鏡，準星開始聚焦了。

小貞說那個人自稱姓李，至於怎麼知道小貞的情況，她說那個李先生，從來都不肯透漏。小貞因為缺錢，聽到出場費10萬元，就一口答應了。

這個答案，讓李浩及趙又婷，不約而同地搖搖頭。姓李的；就是張自強的手下，又一條死胡同。李浩正準備再開口，小鋼丟出了一條有意思的線索，小貞說醫治她的人，像是一個獸醫。

為什麼小貞慧這麼說?李浩的口氣，像是下雨過後穿過窗台的陽光，重拾生機。

小貞說那個醫生的白色長袍上，有些像是貓或狗的毛髮。加上趙姊說明他醫治的結果，小貞是個運動員，長期以來就跟醫生的互動很頻繁，所以她才會有這個推論。

柳又婷被這個推論說服了。然而；李浩看得更遠一些，為什麼要找一個獸醫，來醫治這些傷號?只

要出的起價錢，願意從事醫療服務的醫生，比比皆是!

你別忘了，這是一個非法的活動，何況有這麼重大的傷情，這個醫生必須向治安當局回報。否則會有違法之虞，甚至吊銷執照的罰則,。趙又婷落入執法者的思維裡，認為一個守法者，應該會對法律有所顧忌，所以只要找出違法的細節，就能有所突破。

李浩卻總是忘不了，有關小翠的下落。他忘不掉允諾，蘇伯伯找出真兇的結果。這名獸醫扮演著，絕大關鍵的腳色。難道他沒有跟小貞，約好複診的時間嗎?

有約了時間，難道你還想，讓他來幫小貞看診?別開玩笑了吧?我要是看到他來，非毒打他一頓不可。小鋼露出猙獰的面目，他非討回公道不可。.

你會有機會的，但是得等我們跟他談過以後。李浩的神情透露出意外的冷靜，像秋天落葉，發出沙沙的聲響，讓人感覺冬天近在咫尺之外，隨時撲向臉龐的陰寒。

柳又婷讀出這一份沉靜的氣息。你覺得跟小翠有關?話才說出口，柳又婷隨即驚訝的，掩住自己的嘴吧，一定是這樣。

李浩只有感傷，終究小翠還是走向了人生的結局。一切來得太快了，又似乎追討得太慢了。

還不只是這樣，小鋼說出令人更為驚訝的結論。小貞在下場前，被迫吸了安非他命，這就是她不肯就醫的原因。.一但被驗出了安非他命，她會被終身禁賽。

李浩望了一眼趙又婷，為什麼我沒有，感到一點意外?難道罪惡跟慾望是孿生兄弟，總是彼此相依，一起成長?

趙又婷只是拍了拍李浩的肩膀，我們該上路了。

在宿舍的外牆外，李浩的等待，顯得意興闌珊。小鋼則是焦躁得，想衝出車外。眼看著時間，如太陽放盡了力氣，斜射著的光線，落款在路上的小狗身上。趙又婷壓低了聲音:他不會出現了!

這個獸醫明明就說好了時間，他會來複診的。小鋼斬釘截鐵地問著.。

趙又婷放下縮著的雙腳，你甚麼時候，就知道他不會出現的?

他只是負責善後的人，只要不出人命，對他而言；就已經銀貨兩訖了!

要是出了人命呢?小鋼仍想追究到底.。

這才是我們要追討的方向。趙又婷回答完後，便發動引擎，也嚇起了躺在路上的小狗。搖晃了幾下尾巴，它慢吞吞的，目視著一陣揚起的煙塵，隨著秋天的落葉，一切都將復歸於塵土。.

14---妒意殺人

趙又婷開始在網上搜尋，相關獸醫師的資料，較具規模的動物醫院約有20幾所，但是在小貞的記憶底，只有模糊的描述:約30幾歲、國字臉、瘦削的臉龐、加上一副金邊眼鏡。這已經是小貞，在

極為痛苦的受傷情況底下，所做出最清晰的描繪。

李浩始終無法忘卻，丁文琪在夢境中，透露出小翠遭受火焚的模樣，李浩提出動物醫院，附帶有焚化服務的看法。

你知道，即便是動物屍體的焚化，也需具備一定的程序嗎?趙又婷邊問，手上的搜尋動作，卻沒有停下來過.。

你真的認為；張自強會在乎這些瑣碎的程序?李浩不過是，跟隨著事態的演變得到的結論.。他的隨身筆記本上；摘錄著幾項疑問、小翠的臨終光碟、她們鬥毆的海邊地下室、獸醫師的身分、參與格鬥者的人、及其來源.、還有下賭者的觀眾、最後加上安非他命的來源。

趙又婷深陷諸多問題，面對這麼多的違法層面.，卻都只是臆測.。刑事偵查根本沒有置喙的餘地.。

或許；你們該去找孫先生談一談?丁文琪悄悄地，說出了這一句話.

李浩看著，已明顯飄出一身孕味的丁文琪:為什麼是現在?

我一開始，並沒有說出實話!丁文琪的臉上，露出大量釋懷的沉著:我猶豫了很久,久到我知道小翠，已經確定不在了,如果我可以從頭開始，就說出實話,小翠...

是孫先生要你來找我的,是嗎?李浩回想起，第一次見到丁文琪時,她除了滿臉是驚慌失措的神情,但似乎有一種，達到某種目的後的安然,當時李浩覺得，有一種衝突感,但事情發生的突然,李浩此刻明白了:這一切的發生順序，如此符合邏輯,當然是刻意安排的結果.

你們應該清楚了,我的傷勢那麼嚴重,而我卻可以在深夜，順利地找到你,都是孫先生的安排.丁文琪的話，如冷冽的冬風刮過臉龐,讓李浩的雙手緊緊的，抓住充滿疑問的筆記本,這些個疑問，只要一個人就足以釋疑,而這個結果，卻不是李浩樂意看到的發展.。

我自己一直問著自己:為什麼孫先生會幫我?難道他不是張自強的幫手嗎?丁文琪仍然困惑著.

柳又婷替李浩回答:孫先生從來沒有改變過!他一定有苦衷,

李浩的心理，此刻；像是在暴風圈裡浮沉的小船,一陣陣高盈10公尺的浪花，狠狠地打在撐不住的船體哩,卻又看見遠遠的燈塔亮著,即將獲救的冀望,讓自己好想，抱住解體後的一根浮木,隨著燈塔的方向而去.

你知道，你早晚該找孫長官談一談!你已經錯失過，好幾次的機會了。

不!李浩又一次拒絕了.。

為甚麼?我們有的；只是一個又一個的線索.唯一可以串聯起來的人,就只有張自強.我們都知道他做了些甚麼?難道我們不該逮住他,終結這一切邪惡的暴行?趙又婷的執法情結，如同飆升的腎上腺素.促使她的語言聲線幾乎暴表.

孫長官給不了，我們所要的證據.他要保護的對象是衝突的.所以他給了我們一些，足以發現罪行的線索.他要我們保護的人是小翠及小琪.而他要保護的是張家人.所以他不會主動地，提供我們所要的證據.。

趙又婷顯然，被這些話給弄糊塗了.但李浩口中的確信，卻似乎又夠明白.於是她選擇不那麼衝動地，走向酒吧!我們都需要喝些甚麼?好讓我們更糊塗點，.才能明白接下來該怎麼走下去.。

丁文琪不解地搖著頭:難道我們不該做些甚麼嗎?當初孫先生要我去找你時,會希望你只是枯坐著,等他再給你任何訊息嗎?

李浩一絲慘澹的笑容，在空氣中,緩慢的移動著.推出了一個全新的面向:我已經晚了,早班的列車已經出發了.而我現在才知道，這班列車原本的目的地.

柳又婷端了杯威士忌，指著李浩:要來一杯嗎?

加點冰塊,我不想喝得太快了.雖然我醉一點，或許；我可以更早看清楚些?接過酒杯後，李浩提問著柳又婷:你還記得孫長官當年辭職時,有發生過時麼事情嗎?特別是跟張家相關的事件?

當時柳又婷還在調查局,讓我想一下;對了!那個時候張家，本來想在金門開設博弈事業,突然間喊停了.當時局裡也為了這件事，開了一個小組會議.沒有人知道，為什麼?

現在的張老先生呢，有任何他的消息嗎；李浩猜測地說:他有多久沒上過電視了，難道新聞界，都沒有任何的消息，傳出來過?

柳又婷早已經，上網在查資料了:這幾年都沒有消息.最近的一次新聞是6年前,張家集團60年慶的時候.但他只是露個臉.，並沒有發表任何談話!

李浩問丁文琪:你有看過張老先生嗎?

只是搖搖頭,丁文琪回憶著，過往的細節:我從來沒聽過，張自強提起他的父親,一次也沒有!

柳又婷直覺地，說出了一個再明顯不過的答案:他生病了，而且失去了，控管集團的能力.。

你可以查到，更詳細的資料嗎?我們要親眼看到，真實的證據.。這一點，你可以做到吧?讓我們了解；為什麼張家，可以墮落成一個邪惡的勢力,而這一切，都跟張老先生失去控制的能力.而孫長官，即便是了解這一切,卻選擇一條，如此迂迴的道路,讓我們意識到失控的人性，可以造成的危害，而他只能袖手旁觀?

柳又婷不停的手，向著邪惡的深淵，探出一波又一波的亮光。非得將幽黑的勢力，趕出去不可。

再困難的時刻，也會過去。.時間是不停止的河流.，而在時間河流的川流中，就連最汙穢的血腥，也會遭受沖刷.、滌清.、在場的人，都深信這一點.。黑夜終將被黎明所取代.。李浩只是不知道，現在是午夜幾點幾分?距離天將大亮，還要多久?這一班已經啟動的列車，還趕得上嗎?

15---妒意殺人

秋意漸濃，淡淡的陽光，幾乎令人感受不到任何的溫暖。

在熬過一整夜的時光後，李浩撐著，幾乎已閉上的雙眼。只靠著車裡，還在低迴的搖滾樂聲伴隨著。

突然間，高倍速的鏡頭裡，顯現出了預估該出現的人影。不是一個，而是孫長官推著輪椅，護送著張老先生。在孤寂的秋日裡，輕輕的交談著。

鏡頭裡只有交談的身影，無從得知，究竟他們在談些甚麼?但是一股憂心的神情，顯露在張老先生瘦削的臉龐上。而張老先生顫動的手，不停地比劃著。

李浩心底明白了。張老先生得了阿茲海默症，這麼明顯的症狀，無法令人否認的事實。只是多久了?又如何影響，張老先生的心智能力?拍下幾張手部的動作，以及面龐的神情後。

李浩開車離開了。心頭不斷的問著:張老先生還有多少時間、多少清醒的時刻、他與孫長官之間的關係，將左右整個未來的發展!

上傳過照片後，李浩深深的疲乏感，形成一種空虛的感傷。

這需要點時間，才有辦法度過這個，偶爾在人生間出現的情緒。這種空虛，總是在否認存在感時，突然閃現的、無可作為的時刻。

眼前；就在這個時間點，李浩看著兩個已邁入老年的人，為了過去無法及時，付出作為的選擇，為了掩飾.、為了彌補、正嚐試著做些挽回的作為。真的是如此嗎?還是一切，正如他們所想要的。只是不如預期而已。

李浩無從得知，如果他們只是想，做些修正而已呢?李浩原想，人性是一種普世的價值，凡人都有犯錯的時候，只要給點人性的尊重，又能錯到哪裡去呢?

手機傳來柳又婷的訊息，小鋼擔任保全的朋友，傳了張照片。經過小貞確認，正是那個獸醫。

李浩趕著過去，得去會會這個傢伙，從他口中，應該可以有所突破。而不再只是，筆記本上的一個名字。

李浩隨手將搖滾樂聲，開到震耳欲聾的地步。暫時忘卻這紛擾的世界。只要片刻的遺忘，就足夠了。原本心底的那股空虛感.，飄出車窗外，雖然；心中仍有份失落，但可以的。

音樂的作用，就是讓人在聆聽，那種靈魂的旋律。足以讓心弦，震動不已的曲調。這世上的仇恨，便會被交替掉。即便是那瞬間的感動，也足以撫慰了。李浩的心，安靜在樂聲的悠揚裡，在深秋的某一個早晨。

萬里的海邊，是足夠遠離城市的喧囂.。柳又婷將車，停在離目標，約一公里外的小鎮上。雖然遠了些，但卻是連接市區的唯一道路。

李浩開著車，遠遠的；便看見了趙又婷的車.，下了車後，他往便利商店走去，買了杯咖啡，加入了等待的行列。沒有人開口，.因為目標仍未現身.。

小鋼忍不住的抱怨，我們幹嘛，不去市區的動物醫院逮他?

柳又婷經過數日的不眠不休，也已經到了，忍受的極限。我們有很多的問題，你想市區，是適合的拷問地點嗎?

李浩透過便利商店的窗戶，看著不遠的大海，又婷；你還記得，小琪說的海邊地下室嗎?

就是這裡嗎?趙又婷不敢相信，這一次的運，有這麼好。

對張自強來說，這是再適合不過的了。夠偏遠、海邊又近在咫尺、我懷疑；他將小翠在這裡處裡了。

寵物安樂園?小鋼的聲音，壓得低低的，有股毛骨悚然的淒厲感，讓小剛這樣的巨漢，也感到心驚不已。

走吧!李浩一口喝掉咖啡，走出便利商店，便拐像後面的小山坡而去。

秋風隱約的，含著海的氣息、與草地的摩擦聲。

一路上驚動的，只有白色的粉蝶，不時的飛繞在他們的身旁，緩緩上升的地形，逐漸墊高的安樂園，像一座巨大的孤墳。聳立在荒郊野地之上，或許；李浩猜測著小翠的魂魄，就在那裡哀號著。

讓李浩莫名的，懷著淒楚的哀傷。腳步不由得躊躇著，時快時慢的行進節奏，像是躲閃，即將揭曉的答案，會讓人柔腸寸斷。

趙又婷伸出手拉住李浩，這才發覺他的手，像冰冷的風霜。趙又婷的心為之一沉，她回以溫柔的眼神，想抹去李浩眼底，從未閃現過的冷冽，她搖搖頭對著李浩，李浩的心，不忍的回握著趙又婷的手。

一場無言的交談，遠勝過千言萬語。鼓舞著他們，往前邁進。

.秋風不再那麼，淒苦的吹著。畢竟這個世上，不會只有巨惡，可以穩居上風。偶爾；就算是世俗的情感，也是一種愛，也可以生存在；這個令人憤世忌俗的感傷裡。

到了接近50公尺的地方，李浩比劃著監視器的位置，小鋼點點頭，向是突然趴下的姿勢，繞過了監視器，可以照視得到的地點，成功的作了一次突破.。他的任務是排除不必要的干擾，並提早做警示。

李浩跟趙又婷等著，十分鐘是約定好的時間表，小鋼查過裡面的工作人員，除了一個歐巴桑，另外的工作人員，都是十點過後的班表。

穿過一整排的鐵籠時，只有幾隻病懨懨的老狗低鳴著，生命即將終結前的等待。李浩低著頭快速的通過，一等推開白淨的辦公室的門，,果然看見獸醫師驚訝的神情。但他也只是認命般地說著，你們想幹甚麼?

李浩拉開獸醫師面前的椅子，你知道我們是誰嗎?

獸醫師的臉，有著一種恍惚的表情。我不會說甚麼，只要你們現在就離開的話.。

柳又婷丟出一份檔案夾，裡面是小貞的照片，及傷勢的紀錄。

獸醫師喵了一眼，我沒見過這個女生，難道你們不知道，我醫治的對象，僅限於非人類嗎?

李浩同情的說:你知道；我只要一通檢舉的電話，你以後只能在牢籠裡過活，連動物都會拒絕你的診治，這是你能想像的後果嗎?

獸醫師的語調中，只有如沙礫般的沙啞聲音，我能得到甚麼保證?

你甚麼也得不到，你只有說出，你所知道的一切。然後；我們會給你一段時間，讓你去準備，面對未來的日子。而如果你拒絕了，你現在就會失去，眼前你所有的生活。

獸醫師的意識，頓時陷入停頓的狀態。眼神呆滯，是一種長期服食毒品的副作用。你想知道甚麼?

就從你如何開始幫人治療談起，如何?還有你到底，是怎麼會跟張自強搭上線的?

聽到張自強的名字時，獸醫師的眼睛，曾經一度表現過驚駭的放大反映。但很快的一抹黯然的神情改變了:我也是被設局的受害者，.盡管你們不會相信也罷.。我只是去一些夜店時，朋友介紹我認識他，當時覺得他很罩得住，身邊的妹妹很辣。但也很瘋，在夜店裡，安非他命像香菸一樣普遍，我拒絕過幾次，,總以為我能抗拒得了。.

李浩當然明白，一進入花叢，哪有蜜蜂能抗拒得了?

我終究；還是過不了女人那一關。,我不記得是第幾次，等我醒來，身上滿是安他命該死的氣味，還有一個我見過最美的女生，在我的腳旁。我就開始不可自拔，甚麼理智，根本抵不過，一個美女的投懷送抱.。

還有安非他命的癮頭，不是嗎?李浩拿出鋼筆式的錄音筆，你知道剛剛說的話，都在裡頭。

獸醫師連掙扎的念頭，也付之闕如，問吧!還想知道些甚麼?

你這邊還有地下室，李浩的問題如當頭棒喝。.

你連這個也知道?獸醫師直覺的，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。你找不到證據的!

李浩知道他可以輕易地，毀掉眼前這個人的所有一切，我只問你一個問題，你回答過後，我會保證等到，我可以毀掉張自強的時候，我會再來找你!

獸醫師先是猛烈的搖著頭，你不會是他的對手，然後一點燭光式的希望，亮在原先絕望般的眼底。我會回答你最後一個問題，然後我會等到你，摧毀張自強以後再說。.

小翠!你知道這個女生?

獸醫師露出痛苦的表情，沒錯!她就是在這裡被消滅掉痕跡，.但只有她一個.。

完全找不到任何紀錄?你沒有留下蛛絲馬跡?

獸醫師搖頭，在一個深夜裡，我被臨時通知，然後；她很快地被火化掉了，張自強在身邊看著一切.，我還能做些甚麼?

骨灰呢?李浩追問著.。

飄入大海，張自強親手處裡的。

李浩暗自神傷了一會兒，下一次再有地下格鬥時，先打電話給我。李浩臨走時，留下一張名片!

難道你不怕，張自強找上你?獸醫師望著李浩的背影。

求之不得。李浩關上門時，丟下這句話。.

16---妒意殺人

夕陽西下，同樣的黑暗，接著襲擊著辛勞的人們，幸好有多數的人們，可以與心愛的家人，安享這一日的奔波。

.李浩隨著趙又婷，來到她的家裡。兩個人都厭倦了，面對小翠的早逝，這一夜；肯定是難挨的低落心情。但兩人；只是小心翼翼的，都不想讓悲傷，輕易的；奪去這一夜的寧靜。

但是丁文琪，還是看出來了。柳又婷抱著她，找不到適當的語言，去撫慰如此巨大的傷痛，淚能流多久?傷痛會停駐多長的時間?

李浩無法理解，自己為什麼會，選擇偵探這樣的工作?往往只有困難的結局，會出現在最後的時刻，.一次又一次的無以面對。

眼前的困局正是如此，兩個女子擁抱彼此，忘情的流著淚，哀悼一個美麗的靈魂，像是從破洞的內心，被掏走了。留下永遠的一個空虛位置。心被蛀空了，終其一生，將不會被彌補。

了解自己一生，將會有一個破洞般的人心，這是無法被取代的傷痛。這個不幸，將隨著無法彌補的缺憾，永遠淪落下去。

李浩等到悲傷疲憊了，也不曉得喝了多少的威士忌?證實了小翠遇害，卻幫不了多少忙。李浩知道，最後仲裁邪惡的正義，是法律的權力。而甚麼時候，該讓正式的法律介入；就算地下格鬥場被

揭發了，頂多只是教唆傷害、與常業賭博罪的界定，這對飢渴於正義的李浩而言，是遠遠不夠的。殺人者償命，才是天經地義的圭臬。

柳又婷回到李浩的身旁，她的意外安靜，反叫李浩擔心不已，妳還好嗎?

我們只能等待嗎?難道；我們不能提供警方一些證據。至少藉助於警方的介入，讓張自強產生壓力，而產生犯錯的空間。

李浩謹慎地說:看看我們目前所有的資料，除非獸醫師能精確地，提供下一次的格鬥時間，再加上他的證詞。不過別忘了，小翠的屍體徹底被銷毀了。坦白說；我們只有間接證據，還希望獸醫師，這個不確定的因子，能幡然悔悟。而這個機率有多高?

到底我們的方向在哪裡?柳又婷涂有所感地說，張老先生罹患阿茲海默症，跟整個案件的發生，有無直接的關聯?

我的意思是:張自強的活動，是在最近才突然加快的。而張老先生的症狀，已經明顯的是在，接近晚期的症狀。這一切是否意味著，張自強想要整個集團的權力?

李浩想起孫長官，開始關切這一連串行動的起點，我或許該考慮跟孫長官，當面談談的時機到了!

他會透漏到何種程度?柳又婷不安的說，你不是擔心他，還想保護張家人嗎?

這一點；是我始終想不透的地方，一方面；他要丁文琪來找我，另一方面；又當張家的說客，到底他想做些甚麼，到底他要的是甚麼，如果張自強的罪行被曝光了，他能達到些甚麼?

嘿；問題或許沒有那麼複雜，柳又婷有時候，總會有一些洞察力，如果整件事情，圍繞的是，誰能最終掌握整個集團呢?張老先生的病症，很明顯的；已經不容許再等待了。如果張自強，明白這一點，而他想提前擁有這項權利呢?

而孫長官想阻止這一切，他不想讓這個邪惡的傢伙得到呢，那麼他就會想保住丁文琪、或小翠肚子裡的小孩，張自強被迫，非得為自己的將來打算?

我們得確定的是，孫長官到底，樂不樂見張自強，是最後的贏家?

李浩心中坎坷不已，為什麼孫長官，會讓自己成為張家的看門人?他一向是一個有守有為的人，當年卻在事業如日中天時，離開職位。究竟為什麼?

柳又婷發出一聲驚訝，我找到了。這應該足以解釋，一部份的原因。

李浩走到柳又婷的身邊，大陳義胞。他們都是台南明德新村人。

他們從小一塊長大，都是大陳義胞。當初從大陳島撤退後，被政府安頓在那裏，柳又婷接著說，我常聽我父親提到，大陳島民壯烈的犧牲事蹟。他們的情感恐怕有5.60年了。.

李浩看著網路上的敘述，但是歷史陳蹟，卻無法代替，一段無法捉摸的歷史。但無庸置疑的是，

他們之間彼此的情感、及後來的發展。決定了現在，他們所選擇的方向。李浩當下決定，是該找孫長官，好好的釐清一些問題了。

17---妒意殺人

在一塊寂靜之地，一個陽光幾乎無法穿透的地點。李浩依約而來；；然而刺骨的寒意，沁過令人膽寒的一座座孤墳，在眼前依列的排行著，這是座墳場，埋葬故舊的處所.。

孫長官在入口處等待著，李浩點點頭，便以靜默的方式致，這一大群的逝者。

孫長官默默的，帶領著李浩往深處走去。這一路的緘默，隱藏著即將引來的風暴。李浩的心裡如是的想著，然後；孫長官靜立在一座墳前。李浩抬頭望著，墓碑上刻著孫太夫人之墓.。

孫長官放下一朵康乃馨，口中默念著幾句。李浩望著哀戚的孫長官，陽光在這一時刻，穿過枝葉，打破了這份陳久的思念。孫長官的語氣緩慢而輕柔:這是我母親的長眠所在，我有好一陣子沒來了，孫長官蹲下來，拔去一些過長的雜草。

李浩也隨著做出，同樣除草的動作。.即便是孫長官，已經重新站起來。李皓仍舊蹲著，沒有別的用意，李浩知道一個至孝的人，也應該是一個良善的人。他只是要表達一個致敬，李浩相信自己，是真心此刻希望這樣做。

孫長官徐緩的說著: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，我希望你聽完後，還是依據你的良知，去做決定.。因為我說的，並不代表你能理解，我必須選擇的理由.。

李浩根本無法決定，接下來自己所要做的決定；是甚麼?李浩從來只是一個，希望當深夜來臨時，自己能安然的睡下去，,然後當黎明來臨時，仍舊只是另一個 明天.。

我相信；你已經知道，我跟張老先生的關係了。我都稱呼他老頭子。即便是他在小時候，我就這樣叫他了.。他就是一個老謀深算的人.。從小就如此.。

你們都是大陳島的遺孤，.一個非常特殊族群的一群人.，李浩的口氣是一種帶有敬意的說法.。

孫長官接受這種恭維，.確實如此。大陳人總是奮戰到最後一刻，.我們的基因裡，存在著武士般的忠貞,。因此我跟老頭子從小就結拜，,從來沒有人敢挑戰我們兩個人。.除此之外，,孫長官停頓了一下；老頭子家裡一直都很有錢，,這項優勢，使他無往不利，連帶的，我也受益不小。.

李浩直到此刻，仍沒有聽到任何；對於目前的情況有所裨益的說法。.

而我只是一個遺孤，父親在戰時就葬身沙場。是我的母親，含辛茹苦的帶大我。在5、.60 年前，那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。,老頭子從小就幫助我們，使我們孤兒寡母，得以不必挨餓受凍。就連我母親的後事，也是他幫忙的。十年前；我將我母親的墳。從台南葬在這裡、與我的父親合葬，.這樣子我才可以常來看她.。

李浩對這些一無所知，但他深深地，為這樣的情誼所感動。.但是；這樣就足以對張老先生，縱容他兒子的作為，而讓人為之同情?李浩無法同意!

我沒有要合理化，張自強的所作所為。孫長官似乎能感受到，李浩的心底。.其實老頭子也無法接受，他自己的兒子，是一個冷血的人。

但是他畢竟，沒有採取任何阻止的作為。對吧?李浩一針見血地，說出自己心裡的厭惡。.

老頭子病了!十年前他就驗出了阿茲海默症，他是心有餘而力不足.。

李浩站起身來，深呼吸了一口氣；是捨不得吧?

孫長官沒有動怒、也沒有辯護、表情只是像在敘述一件事實。

老頭子一直沒放棄他的兒子，事實上；誰能苛責於他?他只是一個父親，或許；不是一個稱職的父親，但他將自己的兒子，冰凍在集團的外圍。讓他有很長一段時間，被冰凍起來。我想這也是張自強，為何會如脫韁野馬般的行事風格.。

你不覺得你的說法，太過避重就輕了嗎?就像一個老師，對於一個犯錯的學生，決定讓他留校查看，.而不管他的真正作為，到底毒害了多少人?多麼喪心病狂?

我對你的指責，一清二楚。我說過；我說完後，你可以決定，你想採取的任何作為.。

你又為什麼，要讓丁文琪來找我?是因為你知道張自強，所採取的極端做法?

我阻止過!但我有所忌諱，所以我晚了一步。.孫長官第一次，流露出惋惜的神情!

你要怎麼阻止一個惡魔?李浩握住拳頭，很想朝著一樣東西，狠狠的輝上一拳.。

我很抱歉!孫長官閉上雙眼，像是默默的承受讀難一樣。.

李浩站直了身軀，一副準備上戰場的模樣。如果你真的想阻止的話，說些別的吧!

你準備好，接受我的提議了嗎?孫長官轉過身去，好像對自己的說法，不想被拒絕般。.

你還想要幫他們討價還價?李浩簡直無法相信，他所聽到的話.。

如果你想逮到張自強的話?

李浩哼的一聲，當然想逮到他，但是如果有其他；附帶條件的話，恕我不奉陪!

你不相信我?孫長官透露出，還意有所指的念頭.。

暫時留住腳步，如有還有別的訊息的話?李浩逐漸的失去耐心.。

我只有一個乞求，孫長官放低了姿態，把丁文琪交給我，就是這個條件.。

李浩不由得轉過身來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當時是你要她來找我的，不是嗎?

沒錯!包括小翠也是，但是情況不一樣了；你保護不了丁文琪。

當我逮住張自強以後，丁文琪可以自己決定去留!

眼前張自強，會想盡辦法帶走丁文琪，有了丁文琪。他可以抗衡老頭子!

這對父子到底在想些甚麼?李浩沒得商量；我怎麼知道，張老先生對丁文琪，是善意的呢?

她肚子裡面的小孩，是張家的骨肉。孫長官的口氣，顯得很迫切。老頭子會把她，藏到張自強找不到的地方，相信我這一點，老頭子有絕對的把握。

目的呢?張老先生撫養小孩的方式、及態度；很有問題.，這你不在乎?

老頭子吩咐我，樣我把這個的小孩未來，全權交給我。而我的為人，你還不清楚嗎?

如果是十年前，我認識的孫長官，我絕對信得過。但是現在的你..?

我沒有變，孫長官顯得自信十足。.

是嗎?你不是也是庇佑張自強的幫兇?李浩忍不住質疑的說!

我不能毀了，我最好的朋友的下一代!

現在你就可以?李浩進一步追問。.

在他顯現出，這麼大的兇性以後，我可以六親不認。孫長官無限的痛心的說著。.

而我就該相信，你的保證跟認知?哪一天你又心軟了，又覺得你痛不下手，又想饒過這個兇手呢?

我、、孫長官一時之間，找不到合適的語言，來表達他的態度。.

你的猶豫，說明了你的答案。我不會依賴你一時的英明.，李浩決定一走了之!

你應該為丁文琪肚子的小孩著想。想想；我們可以提供給他的未來。.

李浩感到厭倦，你才應該好好想想，張自強是怎樣被教養出來的,。而不是想著，張家那個醜陋的商業帝國。

孫長官的苦口婆心，像是耳邊吹過的秋風，留不住李浩的腳步，也喚不回失去的人心!

18---妒意殺人

別再想了，柳又婷想不出別的話語，來面對李浩的沉寂。或許；我們得靠自己來，追討該有的正義。

正義?李浩悶了半天，只問了這個問題.。

難道你追求的，不是正義嗎?柳又婷最近喝酒，喝得太兇了.。

我在想；凡事是不是都有正反兩面?如果真是如此，那要拿甚麼來衡量?

康德說過；我的心中有一把尺，我們自己就是最後的仲裁者.，柳又婷又去拿了兩瓶啤酒。.

所以；是我們最後來決定，一切的對與錯?李浩一口氣，就喝掉半瓶啤酒。.

別喝得那麼兇，孫長官的良知，並沒有泯滅。他只是抱著報恩的想法，當年那麼艱困的環境，有人幫助他們度過艱困的時刻，孫長官的心情，我可以體會。.趙又婷的說法，與平常的是非判斷脫節了.。

李浩哭笑不得的說:連妳也給他同情票?

我只是說他的選擇，其來有自.。要評斷他，不是單純的是非問題.。

李浩心底，何嘗沒有這麼想過。要判斷他的作為，我承認有兩難的界定，但是違法就是違法的處斷。他不是元兇，但是任憑個人情感，便改變了自己的良知.，這種看法；我無法同意。.

我知道。柳又婷想停住這個話題，想想張自強的手段吧，他想抓住丁文琪，為的是甚麼?

要脅。李浩認定張自強，是一個自私鬼。他想要張家集團的一切.，他要孫長官跟他老頭罷手.，如果他丟掉這個籌碼，.哪一天他的罪行被揭漏了，.他的老頭為了保住張家，勢必要留下一點血脈.。

當然是如此。柳又婷順著這個條理，跟著說；張家握有張自強所有的證據，一但保不住張自強，至少還有另一個選擇，.天啊；這是多麼可怕的做法。.

但是並不難理解。就像獨裁政權一樣，他們想的都是如何保有權力，閒暇之餘；便以鬥垮對手為樂.。

你知道你在說甚麼嗎?這是一個家族而已，而現在是徹底民主化的時代，你的說法令人毛骨悚然。

你現在的感覺，就跟我在跟孫長官談話時一樣。而你覺得孫長官，是一個邪惡的人嗎?李浩對於結論，也感到不可思議。

趙又婷很快的，就把酒喝完了。她想再去拿一瓶酒，但是李浩拉著她的手；我們得保持一定的清醒，無論如何；我們還得保護小琪。.

望著小琪的房間，我們無法一直看著她。趙又婷有所感地說著憂心。

但是能讓她去哪裡?我當時跟她的祖母，保證她的安全.。

她可以留在這裡，但是我們出門的時候，就是一個問題.。趙又婷想著；送她去我父親那裡。

那並不安全。而且連帶的，也可能影響伯父的安危.。李浩一時之間，也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。

送她回山上去，張自強絕對想不到，我們有膽這樣做。.何況最危險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另外讓小貞住進來，,由小鋼看著她，假裝一切都沒變。趙又婷有自信的說著.。

怎麼送她上山，而不被發現?我們的行蹤，應該都有人盯著。特別是在移動丁文琪時，他們一定會出手阻撓.。

那我們就主動出擊，等獸醫師通知我們時，我們就故意去格鬥現場露臉。張自強一定會惱羞成怒，就在那個時候，由小鋼護送她上山。她的祖母會知道怎麼做!

我來連絡小琪的祖母，讓她知道；這是逼不得已的做法。李浩就是再不願意，也只能做這個安排了。我現在就去打電話!

趙又婷看著李浩著急的模樣，她也知道；現在不僅是張自強的人馬，連孫長官，也會是對丁文琪下落，感到興趣的另一股勢力。.

李浩放下電話的神情，似乎不那麼順利。李浩猶豫了一下才說；小琪的祖母同意了，但她說，她會派人來接小琪。.

保險嗎?趙又婷擔心的說.。

要是讓我再上一次山，說實話；我也沒有把握，能再找到小琪。.所以；她的祖母一定有地方可以安排。.

定期的檢查怎麼辦?小琪需要做醫療上的照護，趙又婷畢竟是女人，在這方面的憂慮，是很自然的考量。.

我會先跟小琪談一談，山上的情況，她比較清楚。如果需要我們安排，再做其他打算吧.。

趙又婷點點頭，我也得跟小鋼說一聲，時間上得做一些配合。.

李浩起身走向小琪的房間，而趙又婷也打著電話，這些計畫在啟動以後，會連帶地引起後續的變化。

尤其是孫長官，必定會加入找尋小琪的行動。

.這一點的改變，讓李浩感到重大的壓力。他了解孫長官的能耐。而這也是讓李浩決定，讓小琪離開的原因。

李浩真心的希望，小琪的祖母能有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。

因為要讓小琪，能順利的擁有自己及小孩的未來，李浩需要的，不只是希望而已。李浩這一輩子，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，是如此的卑微。

而這一點；連他的對手，也清楚得很。

如此寡不敵眾的感受，令李浩戒慎恐懼.。此時酒醒了，人卻陷入極度的焦慮中，空氣中傳出重重的溼氣，像盛夏的夜晚；呼吸裡，只有汗水的蒸發氣味，恐懼這夜如此漫長，何時才得見雲開日出的時刻?

19---妒意殺人

世事的發展，通常都是出人意表居多，小琪的祖母派了幾個人，其中有男有女，為了配合的緣故，趙又婷索性裝作搬家的模樣，丟了一些不必要的東西，小琪在魚目混珠的情況下，順利地離開了趙家。

當晚;在接獲獸醫師的通知後，柳又婷架起了長鏡頭，苦苦地守候著。初冬已經涼透了腳底，李浩早先決定今晚只是盯哨，如果能順利地拍下，所有參予者的圖像，就算完成了。

接近午夜時刻，遠遠的傳來陣陣超跑的車聲，李浩起身跑向目標的大樓，趙又婷清楚的拍下車牌號碼，她想攔阻李浩魯莽的行動時，已經太遲了。於是她緊急地打了電話給小鋼，如果場面失控的話，至少小鋼能當成多一份保險。

李浩趁著大樓保全離開崗哨亭時，一個轉身；便快速地衝下地下室，找了根梁柱，隱藏自己的身影。

遠遠的；卻似乎仍能感到血脈噴張的氣氛。十幾個人圍成一個小圈圈，空氣中有一股血腥、大麻菸味瀰漫著。場子中有兩個，身著緊身運動衣的壯碩女子，以手肘、膝蓋、相互攻擊著，張自強亢奮的高叫著，不多時；身型較高瘦的女子，以一個高難度的迴旋踢，擊中對手。張自強走進場子舉起獲勝的女子，隨即由姓李的手下，環繞著場子，從圍觀的人手中，收過厚厚一疊疊的鈔票。.

李浩看著獸醫師出現，在別人的幫助下，抬起仍昏迷的女子，上了獸醫師的車。

其他的超跑，很快地駛離現場，張自強載著獲勝的女子，仍舊是那輛法拉利昂揚而去。李浩以手機拍下幾張鬥毆的照片，跟現場圍觀的觀眾。

在所有人離開後，靜悄悄地避開保全的視角，回到了障又婷的車上。

她擔心地說:你剛才在幹甚麼?難道你不怕形跡敗露的後果嗎?

你忘了；我是先來過這裡了嗎?放心吧，如果我錯過了這次蒐證的行動，我才會後悔呢!

接過李浩的手機，看著他冒險拍下的照片，有點太遠了，臉型的辨視有點困難。不過透過電腦的解析，應該不是問題。沒過多久；小鋼出現了，趙又婷將照片讓他看過以後，小鋼十分肯定；那個獲勝的女子，是以前的學姊。也是空手道高手，但是始終當不成國手，據說後來去日本之後，就消失在體育界。

三人在初步交換過訊息後，便打算一起回到趙又婷家。

在車上，李浩挑了張CD，ERIC CLAPTON的wonderful tonight。敘述一個憂傷完美的夜晚，李浩需

要ERIC的歌聲，驅走這一夜的感傷。

很長的一段時間，自從小琪出現後，李浩的夜晚，都是沉重的憂心。夜空隨時都像一計計重捶，搗向壓抑著的情緒。從那刻起，他的眼神中只，有凝滯的感傷。

還好有趙又婷能陪著，才能撐下來。就算末日一次又一次的敲門問路，李浩仍舊要怒瞪著無盡的黑夜，只是需要點樂聲，人文的悲憫會舖著一條溫暖的道路，讓良善有一個歸宿。

李浩隨著音樂輕哼著，一路的黑暗只會在車旁虎視眈眈著，而車裡的兩人，早就習慣於驚滔駭浪的衝擊，一心只想回到家中，化解糾葛的謎團。

李浩一回到家，先打了電話給獸醫師，問著受傷女子的情況?獸醫師的回答，讓他鬆了一口。

.趙又婷責備的眼神，看著李浩。難道你不能明天再問嗎?萬一他的身邊，還有張自強的爪牙呢?

李浩聳一聳肩:我看到那場廝殺，我不得不問個明白。

趙又婷深知李浩的心軟，便由他去了。

一一的下載過照片後，李浩聽著趙又婷分析，照片上的那群狐群狗黨，都是些素行不良的富二代，並不令人驚訝。但是在李浩的心中，記住了這群敗類，日後一定得要他們付出代價,。

李浩想追究的，仍是在小翠的命案上，已經有獸醫師以及小琪兩個人證，但是小翠的香消玉殞，卻苦無物證。這是擒下張自強這個惡魔的關鍵，到底該如何突破?

萬里海邊的寵物安樂園，並非小琪與小翠爭鬥的現場，獸醫師對這場惡鬥一無所知，他只是讓遺體消失的幫兇而已。到底在哪裡?李浩猜測著孫長官一定知道，但是他不會透漏的。李浩確信這一點，他不會親手扼殺，他好友的下一代!

李浩在客廳踱著步，步聲裡夾雜著嘆息聲。他該跟孫長官交換條件嗎?交出小琪後的結果呢?雖然小琪可以想見的，會在孫長官的安排下，得到應有的庇佑。然後孫長官會交出所有張自強的惡跡嗎?李浩心中有一個巨大的存疑。何況；小琪會同意這樣的安排嗎?只怕小琪的噩夢會永遠跟隨著她。

無計可施才是現在的處境，李浩要如何突破?他想要把張自強的醜陋行徑，全部蒐羅殆盡。讓張家丟盡臉後，或許；以此為手段讓張家認輸，願意犧牲張自強，來換取整個家族最小的損失。李浩最後的衡量到此為止，就算是目前的可行方案。雖然這個假設的風險很高，李浩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!

20---妒意殺人

獸醫師一早便打了個電話，要求見面。李浩答應了，來到了約定的地點之後，李浩發現了幾個黑衣人在現場，但是李浩不打算退縮。如果這是一個設局，他也會一腳踩進去。李浩走進去已經打

開的大門，一座頗有規模的庭園裡，幾株高大的茶樹，開著鮮白的花朵，牡丹紅的花，飄著優雅的香氣。

張自強先是坐在一張胡桃木茶几旁的沙發上，揮了揮手，便有人送上了威士忌。他露出自信而誇張的笑容；這應該是我們第二次見面吧!

李浩倒了一指高的威士忌，淺嘗過後，他迎著張自強說；沒錯!不過在我的噩夢中，你出現過的次數，恐怕一雙手都數不完。

我以為正直的人，是不會做惡夢的?張自強持續地維持著笑容，好像對目前的情況很滿意。

我的噩夢都是在白天時候發生的，至於夜晚，我都是一覺到天亮。

你知道，我找你來的目的嗎?

放棄我正在做的事，還有交出小琪。這些都是我會繼續保持的工作!李浩還未決定，是否要再喝上一口威士忌，顯然這是單一純麥威士忌的極品。

你會徒勞無功，再加上會損失一大筆錢?張自強推過一張支票，到李浩看的見數字的地方。

我承認獸醫師的電話，有點令我失望。不過我不會接受的金錢，我看不出來我何來的損失。

我猜猜看:你只有獸醫師跟小琪可以佐證你調查的方向，而獸醫師最後的選擇，顯然是我比較有說服力。

小琪呢?你對她造成的恐懼，是你還能彌補的?

小琪的孩子也是我的，這是事實。誰也推翻不了，我只要坐享其成，張自強始終佔了上風。

小翠呢?還有她的小孩難道不也是你的嗎?李浩的臉上爆露著漲紅色的怒氣。

張自強低了下頭，似乎在那一瞬間帶點懊悔的意味，隨即他頑強地說:是我送她最後一程的，我也希望當初她是勝利的一方。

勝利?你敢用這樣的字眼，決定別人的命運?李浩抓緊著椅把，控制著自己滿腔的厭惡。

歷史上運用優生學決定接班人的例子，難道你很陌生嗎?張自強不肖的口，像黑色的煙囪排出的烏氣，濃烈得令人看不出他的意圖，任何一個王朝的建立，端視領導者的風格與遠見。我只是消爾了未來的爭端與歧見，至於建立一個王朝的過程中，總有不可避免的犧牲，只是不幸的意外而已上必要的選擇而已。

李浩簡直快瘋了:你只是一個瘋狂的罪犯，我保證你會付出代價。

我想你應該知道，我的老頭子快掛了。誰還能阻止我垂手可得的江山?另外我所玩的格鬥遊戲，你也阻止不了我，找你來是希望你早日看清情況，收下這張支票，免得一無所獲!

小琪呢?你又是怎麼打算，李浩希望這個狂人能說出他的盤算。

我甚麼都不必做，只要她安然地生下小孩子，我是她的父親，血緣上的優勢就夠了。

李浩知道眼前這個瘋子說的是實話。

別做困獸之鬥，老實說我有點失望，我原本還希望，你可以算是一個對手，看來我是高估了。

李浩帶著淺淺的微笑，離開時順道帶走那瓶威士忌。我會在你垮下來時，把剩下的威士忌當作戰利品，祝賀你那個甚麼王朝；剩下瓦礫殘跡，可以當作你的墓碑。

張自強仍舊狂妄不已，一張500萬的支票你不要，偏要一瓶幾千塊錢的威士忌，我會等著、、、一個破爛的偵探社，一個一事無成的傢伙。

李浩一路踩在華麗的大理石地板上的聲響，逐漸的遠離，憤恨不平的心情，也逐漸的轉為冷靜，對手佔據了強大的優勢，反倒讓李浩了解必須更戒慎恐懼。也更加堅定了摧毀邪惡的意志力，李浩豎起衣領面對已來臨的冬日，身後的狂言瘋語，李浩一字一句的牢記在心裡，這些就是他日瓦解，這股邪惡力量的根源。

21---妒意殺人

一走進大門，趙又婷便衝了上來一把抱住李浩，激動的說不出話來。

我沒事!李浩抬起她的下吧:頂多是自尊受了點傷，我還是很完整的回來了.

既然是設好的圈套，你為什麼耀單身涉險?我們都擔心死了!趙又婷第一次流露出超過夥伴關係的情感，仍舊抱住李浩。

我想面對面看著他，了解他的意圖跟想法,李浩拉著她的手坐了下來，也為這份真情的表達動了心。

你先別說；他有提出甚麼條件嗎?你不會答應了吧?趙又婷看著李浩的眼神，而他以柔情的回應答覆了。

500萬!條件是停止所有的調查。

李浩沒有對這筆錢在意的態度。令趙又婷欣然的露出怡人的笑容，哇!500萬呢!上一次的酬金是幾滴眼淚而已，你怎麼捨得?

我這輩子注定得靠麥當勞過日子，然後到50歲時就有了高血酯症，看來像是不太吸引人的未來，李浩輕描淡寫地做了結論。

還好有我的退休金加上股票，我想你不必害怕孤單的日子，趙又婷拉起李浩的手，將自己的臉龐埋在裡頭.。

李浩親吻著她的前額；還會有別的案子，我保證以後的報酬，一定會超過感恩的眼淚!

我知道!趙又婷坐直了身子，張自強到底說了些甚麼?除了收買你之外?

正如我們所臆測的；他是一個狂妄的人，雖然我不是心理醫師，但也可以看出他有嚴重的妄想症，精神性人格分裂症，他自比像是列寧、希特勒之流的獨裁者，而他的頑劣性會令人頭皮發麻。

是遺傳的嗎?趙又婷很難不會這麼想，畢竟張自強的行事作風，與他的出身一定有所關連。

瘋狂是遺傳的嗎?我沒有資格去論斷。但是若基於調查的方向上，我也不能排除它的必要性。但是惡魔的行形塑有時是獨特性，除非我們進一步去追查張自強的上一代,否則我們可能誤導了自己。

我來追查他的上一代，你朝格鬥方向繼續追查,至少在傷害罪及賭罪上,可以牢牢地套上張自強的脖子。

李浩有一個直覺:你先查查看張自強的母親那邊，他的性格似乎與他父親大相逕庭，否則孫長官不會流露出，對張自強無法接受的感受，一個孫長官從小看到大的人，又有兩代的交情，孫長官的態度令我費解?而張自強的母親是一個如何的形象，你可以多快給我一些想法嗎?

我會留意看看，柳又婷忽然說:我記得以前調查張家集團時，在背景調查時，曾經發現過他的母親很早就過世了,我再確認一下她過世的原因及時間。

李浩:如果在家族遺傳上有了佐證的資料，那麼對於張自強的心理側寫方面，一定能有所突破!嘆了口氣以後；李浩想到了小琪，至少小琪的安全方面，暫時可以讓我們鬆一口氣。接著望了眼從張自強那邊拿回來的威士忌，你要來杯500萬的威士忌嗎?

趙又婷遞了杯子過去，我就知道你念念不忘那500萬!

那是正義的代價!李浩喝了一口，順口的威士忌滑落喉嚨的流暢感，如果哪天能看著張自強落網時，再喝上一口，我就可以坦然的，接受這個價碼了。

趙又婷輕輕地脫口而出:會的；我會和你一起暢飲，一直陪你走下去。

22---妒意殺人

在忠孝東路四段的星巴克咖啡館裡 ，李浩的卡布奇諾早已涼透了，而約好的獸醫師仍未出現，李浩的耐心是職業級的火侯，他相信獸醫師一定會出現；當然獸醫師的猶豫並不令人意外，李浩能給的條件看來一點也不動人，除了良知；而李浩的深信不疑，與世俗化的功利主義相比，李浩只得用耐心相待．

過了半個小時後，獸醫師左顧右盼的姿態，讓他以一種鬼祟的移動，坐進李浩的身旁．

我的等待還是有了代價，很高興你有勇氣現身．

我說過對於以往我的錯誤，我會做出彌補．很抱歉那天讓你身陷險境，我是逼不得已的；而我希望今天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會面．

如果你能說服我的話，我會顧及你的事業以及未來的生活，李浩知道對方所冒的風險．

我的事業早已經危在旦夕，我只擔心我的家庭能否繼續維持?要不是張自強根本不在乎的話，我跟你今天的會面就不會發生了．

你的意思是說：你掌握不到他的任何罪狀？

我很清楚他做了些甚麼？但是我負責的部分微不足道，只是非正式的醫療而已，就連小翠的部分，我也是被動地告知而已．說穿了；他把他的罪行切割得非常細碎，一切的行動只有他自己掌控，他不相信任何人!

那我就把它們串連起來，我會進逼到他恐慌的地步，讓他自亂陣腳．

獸醫師顯然不相信李浩的能耐，不過他仍然交出一張紙條；等你離開後再看吧！我得走了．

李浩看著獸醫師渙散的腳步，惦記著他破落不堪的形體，能否照護已經墮落的靈魂？翻開他留下的紙條，京站B1．李浩明白了獸醫師一定留下了重要的資料．畢竟他的人性猶在，

李浩離開啡館後，走向捷運站的途中，總覺得背後有人似的；於是他利用一次轉角的機會，瞥見有一個二十餘歲身穿黑色外套的男子，他的眼神始終盯著自己的方向，李浩故作鎮定；還是往捷運站的方向而去,

到了忠孝復興站後，李浩走到往南港的方向的行列裡，一等列車靠站後,李浩上了車，卻在車門即將關上時，立即衝出列車，並立即往頂埔列車的方向，李浩確定擺脫了跟蹤的黑衣男。也在同時想到獸醫師是否安然無恙?好奇獸醫師到底提供了甚麼資料?竟然引起對方出動人馬跟蹤?

李浩打了通電話給趙又婷:今天早上有沒有收到掛號包裹之類的東西?

有!十點多的時候送來的，裡面是一隻鑰匙!

帶著鑰匙，我在台北火車站大廳等妳，記得留意有沒有跟蹤的人?

好，待會見!

李浩走出台北捷運站，往大廳方向移動，略帶點蛇行的方式前進，一路留意有無跟蹤的人，買了份報紙在大廳售票處附近停下來，心裡不禁位獸醫師擔心了起來，他以如此小心的方式留下線索，表示他開始擔心自己的情況，也表示張自強不再信任他，整個情況有了微妙的變化，難怪監聽器已經好一陣子都不再有聲音，難道已經被發現了?

遠遠的；便看著趙又婷走了過來，李浩把眼光放在她身後五到十公尺的地方，確定沒有人跟蹤後，李浩迎了上去；拉著她的手往京站走去。

到了B1手扶梯旁的行李寄物櫃，依著鑰匙的號碼打開後，裡面是一個A4大小的牛皮信封,李浩不及著打開，兩個人快速的離開京站，

上了趙又婷的車後，李浩迫不及待地打開信封,迎面而來的就是令人毛骨悚然又令人難過的照片，一張小翠橫陳的照片，躺在焚化爐前的照片，雖然是翻拍的，畫面略大的粒子，不是那麼清晰卻足以令人辨識。旁邊還有兩個人，分別是獸醫師跟張自強，看到照片的那一刻，李浩深深為之震撼，他讓趙又婷看了一眼，而她卻已是眼眶紅潤，

一邊開著車一邊的淚流，哀傷的氣氛在車子裡蔓延著，李浩終於有了具體的事證，足以抗衡張自強了，但心底的悲傷卻凝滯著，怎麼也不肯離去。

23---妒意殺人

經過一陣長考後，李浩主動打電話給孫長官，要求見面而且張老先生也需在場，孫長官很快就答應了。

趙又婷知道攤牌的時機到了，雖然對於張自強如此偏激的作為，還未找到解釋的理由，但所有人已經不那麼在乎了。畢竟剷除邪惡比起了解邪惡的源起要迫切得多了。

李浩雖然也同意最迫切的應該是阻止邪惡的罪行，但是要如何處理張自強？將所有證據交由警方，還是要顧及其他無辜的牽連者？就像小琪；一但交由法律去定奪，如何能全身而退？她要背負過失殺人？還是能主張阻卻違法？這期間的風險太大了！李浩必須有清楚的考量才能在與孫長官、張老先生的談判裡，得到最好的效果。

而且即便是他們都同意了，張自強會束手就縛嗎？另外獸醫師的安危呢？

李浩的看法一直在改變與推翻中，找到讓小琪、獸醫師，能安然脫身的方式，而且保證讓張自強能伏誅於法的可能性，正在逐漸縮小，李浩要阻止張自強的繼續逞兇的方法，必須走險棋，而與孫長官他們談妥條件只是其中之一，同時雙面為敵的作法，殊為不智，李浩必須讓他們了解：張自強的所作所為已是天理難容。

在趙又婷的陪同下，李皓來到張老先生的寓所，窗外的城市像一幅美輪美奐的海報夜景，窗內卻是飄著醫院裡才有的酒精氣味，眼前的張老先生看來病情已經不輕，而孫長官在一旁陪伴的神情，如同家人般的緊密關係，李浩明白了談判的難度將是加倍的困難。

出示了照片後，孫長官並沒有多大異樣的表情，顯然他早已意料到了這個後果。張老先生則是眼眶裡含著感傷，他似乎接受了自己的兒子是一個冷酷的兇手的事實。

張老先生；你可以意識到你的兒子是如何的殘害無辜的兇手嗎？李浩決定了先從張老先生這邊下手！

我、、、很遺憾！李先生；你打算者麼做？張老先生也是有所準備，直接掀開對方的底牌來看。

阻止張自強再殘害別人，接受法律的制裁，這是最起碼的條件。

孫長官回道：這個要求太直接了，這不是一個父親會答應的條件。

早已料到了對方的回答：大家都是人生父母養的，難道別人的就不是小孩？李浩一下子就提高了音量。

李先生先不要動氣，張老先生突然變的神情鎮定地勸道：這是我的錯，我沒有把小孩教好。

孫長官拍了拍張老先生的肩膀：我的意思是指事情已經發生，我們會讓他知道、會讓他停止再做違法的事，但是我們不彷把焦點放在事後的補償部分。

李浩再將照片舉高；為什麼你們會視若無睹這麼令人不齒的冷血犯行?金錢無法喚回人心,失去親人的傷痛無法以金錢計價!罪犯只有以最適的刑罰處理，如果兩位一昧想以金錢面對，恐怕今日的會面只有傷感不會有結果1

孫長官耐人尋味的說:如果單就照片來說:我們談的只是屍體毀壞罪的罪責，難道這就是你要談的?教唆殺人恐怕需要更多的證明!在這樣的過程中，有很多的證據會隨著時間而更難保全，你真的堅持這樣下去?

李浩的心為之一凜:難道你們還要助紂為虐?不怕將來張自強走到無法收拾的地步?

張老先生猶豫地說:所有的罪行到此為止!我會盡所偶的能力阻止。但是老孫說的也是，我們張家承受不起整件事情被攤在陽光下，試想會有多少無辜的人被牽連?我說這樣不是再恐嚇大家，而是被逼急了，我是怕我那個逆子會不受控制，繼續倒行逆施下去、、、說完這一長串的話後，張老先生已是有點氣接不過來的樣子，

趙又婷輕蔑的說:每一個罪犯都會說出一套說辭為自己辯護，但我從沒見過會以將來繼續犯罪的方式為要脅，難道你們沒聽過: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嗎?

趙小姐恐怕有一點誤會了，孫長官以冷淡的口氣說:只有一張照片無法說明整體的行為，而且還牽連到丁文琪小姐，其他像是焚毀後的骨灰呢?還有那個獸醫師的說法呢?張老先生的意思是在事情尚未全面擴大時，就到此為止。他會想方設法讓張自強認錯，至於如何讓事情能就此打住，我們大家都保持開放的想法!

孫長官確實指出了問題的所在，如果論處殺人罪勢必小琪要出來面對，而物證方面還要獸醫師的人證來補強，李浩不免想著:難道孫長官在這整件事裡，還有扮演著其他腳色?我仍然堅持張自強必須面對法律!除此之外；如果還有其他的阻撓，我會一一排除，李浩這一方面的底線已經癱在那哩，張家勢必也有堅持，彼此立場南轅北轍，看來今天是一場開幕的好戲而已!

趙又婷突然丟出一張牌:張老先生；很冒昧問一句:請教張老太太呢?

張老先生似乎被這個問題嚇了一跳:她很早就過世了!還好她走的早，沒看到今天的一切!

請問她是早麼過世的?趙又婷飛的問個清楚。

孫長官適時的出來阻止，就像一個稱職的律師:這個問題跟今天的事毫無關聯，只是徒增傷感，今天暫且不談吧!

張老先生似乎鬆了一口氣:好像從捉鬼遊戲中獲得喘息的機會，他以感激的眼光望向孫長官。

這一切都給了李浩無限的想像，或許孫長官與張老先生之間，有些嫌隙或是說有些微不同的地方，李皓很好奇這兩個情深勝過親兄弟的兩人，究竟有何不同之處?

李浩想離開這裡好好想一想，於是他帶著照片跟無法妥協的立場離開了；即便是張老先生殷殷期盼的眼神也阻止不了，於是深深嘆了一口氣，讓孫長官送他們離開!

24---妒意殺人

趙又婷才剛走出張家，立即不滿的表示:你應該繼續堅持下去，張家經不起這麼大的風暴，而不是向現在這樣的空手而歸?

李浩緊緊的拉住她的手:我的想法依舊沒變!是妳剛剛問的問題，或許正切中要害。所以我會暫時喊停。

你是指張老太太的事?趙又婷猶疑了一下:要不是孫長官阻止的話，張老先生或許會說得更多。

你忘了我們在進去之前，一直在討論立即剷除罪惡還是追討罪惡的起源嗎?我在最後一刻才想通:這兩個面向其實是同一個問題?為什麼張自強是一個邪惡的人，而整個家族的人卻無法防止這個毒瘤?

趙又婷感覺到李浩異有所指；你的意思是指張自強或許是遺傳的精神性病態狂?

李浩點點頭:查察張老太太過世的原因，如果是自戕，那麼關聯性就很強!

已經上了車，李浩突的又說:你看過推銷員之死那部電影嗎?

趙又婷點點頭:達斯汀霍夫曼主演的，談的是父親的英雄形象幻滅後，如何導致自我懷疑、一事無成的電影!

對!就是那樣。張自強可能是以上兩者的結合產物。

趙又婷開車後對李浩說:找張CD吧!我想暫時離開一下這個情緒。

李浩心有戚戚焉:我們都是這個該死的世界裡的人民，放手一播:ROLLING STONE 的AINGE便叫僨世忌俗的社會滾開一點，思念的旋律與感傷、嫌惡的感覺，全部混攪在一起，李浩打開車窗，窗外已是寒風刺骨，月影斜照的寂寥冬夜。

好長一段時間了，李浩終於回到自己的辦公室，咬著麥當勞的漢堡，心裡一直覺得孫長官的談話裡暗藏玄機，於是拿出筆記本 逐一比照著；

小琪是孫長官叫他來找李浩，因此可以知道小翠的錄影光碟是孫長官拍的，只是事跡敗露，因此臨時喊停，孫長官的作法不合乎張家的利益。

接下來；李浩已經在啃炸雞了，也是最甜美的滋味，孫長官帶著支票要求停止調查；符合張家的利益。問題是奉誰之命?

李浩開始調查地下格鬥，孫長官想當然爾也在進行了解。這是中性的部分。目的是甚麼?這一點意圖不明。

同時都在找尋小琪的下落，這應該是各自的盤算，孫長官是要保護小琪嗎?是為將來的繼承人選?防患於未然?還是已經知道張自強的毒辣手段?

不排除張老先生的意圖，旦是看他今日看見照片時的神情，似乎不像早已知情，孫長官的意圖呢?這一點一直叫李浩感到困惑，像一團迷霧，

孫長官有著某種意圖，卻包藏在保護張家的利益傘下，孫長官到底有何所圖呢?

在墓園的那一場對話，看得出孫長官與張老先生的情義深重，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實，然而；孫長官別有意圖似乎也說得通。

李浩走到一條死胡同，兩旁是情義築起的高牆，孫長官隱瞞著某些事情，超越了張家的利益，李浩願意以十份麥當勞漢堡做賭注，孫長官的手法裡有洩漏出了線索，而我卻始終無法突破!

趙又婷打了電話，李浩直覺是重要的訊息，便帶著筆記本連忙發出簡訊:我馬上到!

走到巷內，李浩的心思仍在打結的狀態，一陣急亂的腳步聲詠了上來，李浩面臨緊急狀態時，卻是異常冷靜，立即抽出皮帶，對方約有七、八人之多，看來並不是想置李浩於死地的意圖，都拿著球棒而非開山刀，

李浩抖直了皮帶，他在皮帶裡加了鐵板，此刻的作用變像一把劍，李浩專打對方手腕部分，頓時便有好幾個已經脫棒而呈現空手的模樣，旦李浩也挨了好幾下在肩膀及背部，正在危急時，一個巨漢高喊著:這些找死的傢伙，搶了對方的球棒後瘋狂的揮擊，在他不要命的打法下，對方知難而退，立即做鳥獸散。

浩哥；追不追?小鋼滿臉威猛的怒容盯著。

不了!還不就是張自強派的人馬，李浩帶著傷，眼前還有更重要的事，走吧!又婷還等著呢!

免強的爬上小鋼的摩托車，李浩知道狗急了就想跳牆，難道張自強已經知道了大家會面的事了嗎?應該吧!現在的攻擊行為不是也有叫陣的意味?李浩拍了拍小鋼的肩膀，小鋼一點頭便加足馬力往前狂囂而去!

當李浩步履蹣跚的下車時 ，一手猶抱著隱隱作痛的腹部，趙又婷已衝出家門，心疼的攙扶著李浩，眼眶裡滿是不捨的情感。

李浩安慰的說著:我沒事!趙又婷苦笑著笑:這回不僅是自尊受傷而已吧!

李浩想抬槓的心情也沒有，只想早一點躺下來，身心俱疲的時刻出其不意的湧了上來，便倒在趙又婷的懷裡，小鋼趕忙抬起李浩，一起步入家裡，李浩這會兒連吃牙裂嘴的力氣也沒了。

李浩堅持留在木窗下的貴妃椅裡，趙又婷拉了把椅子，在一旁整理起裡號的傷勢，右肩膀靠近頸脖的地方應該挨了不只一記棒擊，左側右下倍的部分已是淺紫色的瘀青。

小鋼帶了好幾盪包的冰塊依著傷勢，熟練的將彈性繃帶紮緊，進行冰敷的消腫治療，趙又婷讓李浩吃下消炎片及肌肉鬆弛劑，還好股骨頭的部分只有挫傷沒有斷裂的跡象。

趙又婷不忍抱怨的說:張自強到底想幹甚麼?

李浩喘著氣說:他是想說，他沒輸，必要的話他的手段可以更指致命、更激烈。典型的控制狂，自大狂，不顧後果，只要不順他的意，寧願與別人同歸於盡，也不願認輸。

趙又婷:而且一定是發生在他父親跟他談過話後，這是一批脫韁野馬。

我現在是真正擔心獸醫師的下場了。

你是說他已經知道照片的事?趙又婷仍不敢相信張自強，絲毫無所顧忌的狂妄性格.

他認為他的家族，絕對會站在他這一邊，即便事跡敗露了。所以我才會擔心獸醫師的情況堪慮。

怎麼辦?他是一個重要的人證。

我們的資源有限，無法提供更多有效的庇護，加上我們只能訴之人性、道德觀，這些武器對於張自強來說簡直是笑話，在他眼中根本不堪一擊。

有些部份我們只能聽天由命，希望邪惡也有也有心軟的時刻，不致趕盡殺絕。

這些令人氣餒的談話，有時就像人生一些令人無力面對的時刻，這也是人生真實的部分，接受自己的不足，然後選擇抹去傷痛，繼續掙扎下去。

李浩的理智漸漸恢復了:你找我過來是想告訴我，有關張自強母親的事情嗎?

沒錯!他的母親是自殺的，發生在他 10歲時的夏天。

妳怎麼知道的?20幾年前的事情，張家應該會想辦法掩蓋的啊!

沒錯!當時社會版曾經報導過，但不是提到自殺，只說張老太太因為長期身體不適，感染風寒，死於急性疾病。

張家的實力在20年前，應該做的到，所以你是怎麼做到的?

是我父親，當時他有醫界的朋友私底下傳的，他也只是聽聽並不在意，但他最近很注意張家的事，一知道我在查這件事，趕緊跟我說了!而且聽說她的長期精神狀態並不佳，再加上、、、、

李浩知道趙又婷實事求是的態度，不是有把握的事，總是不願拿出來說項，這是優點。但在偵查的角度來說:凡事皆可以除非被證實是真的，否則都不能派除，以免浪費線索。所以人人可疑，事事可查，這才是調查的真諦，排除自我，只問是實。

張老先生當時是有名的公眾人物，雖然有著不錯的口碑，是實上，他是一個獵豔高手，幾段風流史可是鬧得沸沸揚揚的。

這對張老太太的壓力是可想而知。不過除了這一點，張老先生在經營上，在公益的貢獻上，也頗有口碑。總麼說?人總有一個出口?不是麼?

那麼這一些對張自強的影響呢?與他日後發展成為一個邪惡的人有關嗎?我們應該了解這一些，因為這會對接下的發展息息相關。李浩的右肩已經沒那麼緊繃及疼痛了，於是他接著更理智的想到:這一些事情別忘了；我們其實有一個第一手的旁觀者。

孫長官!趙又婷憂慮地說:他怎麼可能提供我們任何說法呢?

他已經說了!只是他的方式非常的迂迴，但他確實想告訴我們!李浩的直覺向來很準確。

怎麼做?趙又婷摸不著頭緒。

他提供過的事實及方向，都顯示他有些話隱瞞著事實，但是他的顧慮卻也是明白的，他想要我們提出無庸置疑的證據，只有把事情調查清楚，讓他可以為所欲言，而不致影響他跟張老先生的義氣情況底下，他才會揭露最後的拼圖。

所以我們必須繼續調查，將張自強的所有罪證一一揭發，讓他無所遁形，這才能讓孫長官無所顧忌?趙又婷總算清楚李浩所要指涉的方向。

我們接下來得要跟很多人談談，張自強所涉及的地下個格鬥，牢牢地在常業賭博罪及教唆傷害上，讓他在法庭上無所遁形。

你先前不是認為，這些不是你想張自強面對的法律層面?

對!但是孫長官想要我們，讓張自強脫離張家的保護傘，他的底牌才肯亮出來，而我們需要孫長官說出，究竟張家曾經發生過的秘辛，這一件事才有真正水落石出的一天。

趙又婷:你為什麼這麼有把握?

李浩想站直身軀，一陣拉痛讓他放棄:你看過:AL PACINO主演的一部電影:市政大廳嗎?

趙又婷搖搖頭。

AL PACINO在那電影說: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各種緊密的關係，但最緊密的一種叫做:義氣。它就像由水泥砌成的專搶，等到水泥凝固後，這面由義氣築成的水泥牆，將成為摧毀不了的穩固基石，

永遠捍衛著這座水泥牆後的友誼，而我相信曾經被孫長官；認為是堅不可摧的水泥牆，在凝固過程中，曾發生無可彌補的憾事，讓孫長官想要親手毀了這道水泥牆。

趙又婷有點匪夷所思，又有點膽戰心驚:真有這一道裂縫嗎?

這麼多年來一直深埋在孫長官的心底，而這些近來發生的事，讓孫長官想起了某些事，而我無從得知，但這件事正在侵蝕，他與張家的關係。

你想怎麼做?幫孫長官確實認清，張自強是一個麼魔鬼、一個連自己妻兒都敢傷害的惡魔!

趙又婷望出窗外，嚴酷的冬風一下子呼呼地靠著窗門，努力想鑽進家門之內，這讓他們心底徹底地發著寒意!

26---妒意殺人

李浩坐在秘書室外氣定情閒地等候著，王經理在經理室內焦急地打著電話:張自強按奈著他 的情緒，你讓他枯坐個一個小時、不，兩個小時好了。然後找個秘書打發他。至於怎麼打發不速之客，用不著我教你吧?

才剛坐個五分鐘，李浩隨即起身，秘書見狀趕緊跑到房門口:李先生，對不起!我們經理有交代:他正在開一個緊急會議，任何人都不能打擾!

李浩拿出幾張王經理參加格鬥賽，一臉忘情地加油模樣，請你把這幾張照片帶進去給王經理，並告訴他，如果三分鐘 內，他不開門的話，後果自負。

秘書無奈地照著李浩的吩咐，才開進去不到30秒，一陣摔東西的生音傳出來後；秘書隨即倉皇的逃出來，連忙的對李浩說:你可以進去了。

進到辦公室內，只見一個帶著圓滾滾胖臉的30歲男子，指著李浩破口大罵:你是甚麼東西?以為拿著這幾張照片，就想要脅我嗎?你知道我是誰嗎?

李浩在沒有被邀請的情況下，逕自拉了把椅子，坐在脹紅著臉的王經理面前:你不過是參與地下賭博活動的賭客之，別忘了，我想想看；你至少涉及常業賭博罪，重傷害的幫助犯，以及可能涉及殺人的從犯，如果以目前一罪一罰的罪責論處，我想20年有期徒刑以上，應該是合適的刑度。

王經理不可置信的癱坐下來:我只不過是在比賽現場參觀比賽，跟你說的這些犯罪情事，一點關係都沒有，你別再危言聳聽了。

喔!是嗎?李浩接著遞出，事後他們交出一疊疊鈔票的不甘心模樣，難道這是你義務贊助比賽的公益形象廣告?

王經理一張張翻看著照片，臉色益發凝重，不解地問著?你想怎麼辦?隨即掏出支票簿:說個數子?要多少?

李浩掏出幾張紙所寫成的協議書:收下你的支票本，讀讀這本協議書，看完後，記得簽個名，或許你可以因為自首，而減少部分的刑責。

王經理越讀越驚駭，這些我都沒有參與過，更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?我只是單純的下賭注，尋找刺激，那種血脈噴張為自己生命而戰的赤裸裸景象，我還得付費才能親眼目睹，這整個背後的運作我一無所知。

李浩看著他失神敘述的模樣,新信他所說事真的。於是；掏出另一份協議書:看這一本，看完後如無異義的話，就簽了吧，至少這是你應擔負的責任。

還在猶豫時，李浩只是輕輕地在他耳邊說著:想想因為你的嗜血的滿足，利用別人貪婪或甚至因為情況所逼，而做出來殘害身體甚至生命的活動，你想；你有自己所認為的無辜嗎?

王經理臉上淪為愧色:你願意將來為我舉證，我只是單純地，在旁圍觀而已的腳色?

這是事實，但是你必須完全坦白，記得事實才是你的最好辯護，而你今天的簽署，法律上這叫做自首，是得以減刑的依據，而你一旦協助調查，對你的幫助更大!

你找了其他人了吧?張經理明白所謂的囚徒理論，

你也可以選擇不簽，但我想其他人，一定有人很樂意當一個簽署的人。

王經理不假思索地簽下名字，仍心不甘情不願地，將協議書丟給了李浩。而李浩撿起這份協議書，在離開時丟下一句:或許；你以後可以找一隻狗，當作寵物好好的對他，有些人絕對不是你的朋友。

回到了車內，李浩比對著獸醫師留下的名單，以及自己所拍下的照片做比對，這是最後的一位了，其他人很快地就簽下協議書，張自強的兄弟聯盟跟，本就是唯利是圖的一群人，眼見情況不利，爭著作證的樣子，令人啼笑皆非，果真是一群酒肉兄弟。

李浩的心底卻有一份感傷，也經失去獸醫師的消息太久了，久到令人為之忐忑不安的地步，如果真得有了不測的消息，李浩發誓一定要張自強血債血還!

趙又婷的電話響了起來:我已經進行訪談完畢。這些受害女生傷勢都不輕，但是都在適當的醫療照護下，逐漸康復中，雖然他們都很害怕張自強，但是她們更氣憤張自強把自己當成玩樂的對象，也都同意簽下協議書告發張自強，我想已經足夠了，作為告發張自強罪證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了。

李浩吩咐；先回去，做成彙整工作後，我該找孫長官好好談一談了!

27---妒意殺人

李浩望著夜空，月在雲霧中閃躲著。

他的感覺顯得有點沉重，趙又婷送上一杯威士忌。

喝酒的感覺很像一名流浪者。李浩喝著酒卻像個流連在酒吧的酒客，嘴裡機哩哇啦的呢喃著。

你有心事?趙又婷穿著黑色的緊身t-shirt，加上灰黑色牛仔褲，像黑夜的明珠般冷豔依常。

我想把小琪找回來。

哦!為什麼?難道你不擔心她的安危?趙又婷的雙眸亮得夜有股清新脫俗。

我想這一陣子他應該是安全的。李浩似乎有話要說，卻又令人有點難以揣測。

趙又婷知道這個時候通常都是李浩靈感泉湧的時刻。

我本來以為張自強的異常心理，是遺傳性的精神疾患者，加上伊底帕斯情結的綜合體，才會有如此自戀、妄想、暴虐、極端控制慾的性格。

難道不是嗎?趙又婷的大眼睛閃爍著不解的神情。

不!我還是覺得如此，只是我沒有被完全說服。李浩指了指酒杯。

趙又婷的走步聲往酒吧台而去。

張老太太是自戕沒錯，這肯定對他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。然而；遭受如此打擊就能使人淪為邪惡的一員，這也未免太心甘情願的想法了吧。

但如果張老太太本身就是一個精神疾病患者，這個影響就不能排除。

我接受，而且事實上很可能她就是，否則；怎會選上自殺一途呢?李浩接著說:從來沒有人證實過，她的自殺原因是甚麼?久病不癒?還是、、、張先生風流成性，讓她痛不欲生?

但是依據我們以前的調查，張老先生是後來才有風流的傾向，這個說法值得保留。

張自強的精神傾向，是否也在時間點上有雷同?李浩邊搖晃著酒杯，一邊猜疑的說:如果張自強並非先性的精神疾病，而是遭受某種我們不明白的遭遇呢?

怎麼聽起來，像是你在幫張自強說話似的?趙又婷深感不解。

我總覺得人是受到後天環境影響的，尤其是性格的形成。遺傳的宿命論，我是抱著敬謝不敏的態度。

我懂!看你就好了。你跟你父親的差異就足以證明。

李浩賞了一記白眼。我是覺得張自強，跟張家總是格格不入的感覺，照理說:出身自張家的人，應該被家庭制約得很厲害，頂多就是玩世不恭吧，但是張自強卻是絲毫不受羈束的性格。我就是覺

得這一點很令我訝異。

不是說了他的母親的因素，再加上掌管這麼大的集團，很容易讓人迷失，自以為無所不能。

為什麼這一點在張老先生身上，一點也看不出來?李浩喜歡追根究底的個性，充分顯露無遺。

趙又婷無法也看不出來這一個問題的意義。

除非、、、李浩搖一搖頭，今晚酒喝多了，我都開始胡言亂語了。

趙又婷笑著說:我就是喜歡你這一點，對自己的缺點，還可以說得這麼坦然。

我相信我還有滿多迷人的優點，李浩一把拉過趙又婷，而她一點也不掙扎的，反到身子骨柔軟得，緊緊貼著李浩的身軀。

我一定可以找到一個合理的確信。

總有一天，但是李先生不是現在。趙又婷濕濡的嘴，貼上李浩欲罷不能的嘴巴，這一夜是難得的溫柔，沒有多如星空的疑問等待解答，只有意亂情迷，等待著夜如一朵詩意的小花綻放。

28---妒意殺人

像換了個人似的，一早醒來的李浩，眼神是經過一夜的安診後，才有的清澈。昨夜話題卻仍舊縈繞在心頭，而且更糾葛了。

李浩聞到培根的煎焦味，信步走到廚房，只見趙又婷隨意地將一頭長髮，鬆鬆的纏繞在頭後，李浩抱著她，髮絲裡淡淡的花香。

無論所想說甚麼?都等吃完這一對早餐後再說。

李浩輕輕地板過她的臉，那一熟悉的清麗秀龐，早已烙印在心心相印的彼此相屬裡。

秀麗的臉龐?李浩忽時停住，將趙又婷的臉龐轉了又轉，似乎以為自己看錯了，然後若有所思地呆站著，趙又婷不明所以。

李浩回到客廳，隨意翻弄著張自強、跟張老先生的照片，又拿著孫長官的照片，翻來覆去的看著，也不知 到過了多久?

裡浩終於排列起張強，張老先生、孫長官的照片，突然間；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，趕緊說道:又婷你能多久拿到DNA的比對結果?

要甚麼用途麼?李浩說出他困惑好久的問題!你拿去請你的同事，以最快的方式安排DNA比對，而且結果要絕對保密，你報得到嗎?

三天!以前的一個小組成員欠我幾個人情，我可以請他幫忙。趙又婷喵了一眼他們三個人的照片，你該不會懷疑他們之間的關係?

我們得先想辦法取的他們的DNA。

DNA我來想辦法!趙又婷心裡做盤算。今天晚上動手。趙又婷很想問甚麼?但看著李浩陷入沉思的麼樣，她知道這個時候，李浩甚麼也不會說。

裡浩心裡不禁想著:最明顯的證據，往往就落在最顯眼的地方，李浩這一次想搖搖張家這個大樹，而掉下來的結果，一定是令人瞠目以對的真相。

等著結果出來，如照李浩所猜測的，一切終將水落石出。

午夜一到，趙又婷準備好裝備，加上一身輕便的緊身黑衣，李浩開動出子，一陣左顧右盼後，來了個雙黃線急轉，確認無人跟蹤後，便往張家寓所前進。

先是張家客廳，一陣漆黑的房內，趙又婷等著緊報器響起，出乎意料之外，張家並沒裝上，趙又婷望向大門外的幾個警衛。

耐心等待交班後，她一溜煙的往浴室走去，刷下幾根毛髮後，裝進夾鏈袋，第一個目標:張老先生的已經到手。

接著潛往孫長官的浴室，這就棘手得多，躲在茶几的暗處裡，也不知道經過多久，一陣駭人的嗽嗽聲傳了過來，孫長官起身走向張老先生的房哩，趁此時，趙又婷以匍匐前進的方式，進入到浴室內，從髮刷上取下幾根頭髮後，立即抽身離去。任務完滿達成。

同時:在夜店哩，李浩眼前的張自強，正左擁右抱的幾個女生，他靈動一動找了個神智不清的女孩子，他先掏出了1000塊跟她打賭，敢不敢偷人家的酒喝?這個女生笑得花枝招展，還一口氣偷兩杯酒，李浩爽快給她1000元，接下來再打賭她敢不偷拔人家的頭髮?這個女生玩瘋了，一口氣就答應了，李浩指著張自強:就他。

女孩子猶豫了一下，李浩掏出3000元。她點點頭，趁著敬酒的時間，她故意打一把張自強身旁的男孩，還喊著:小峻好久不見了?張自強挨了一記，看了看這個女孩一眼，身旁的保標連忙架開她。又到手了，付完了錢，李浩趁隙也離開了

回到車上聚集了以後，趙又婷仍舊不敢相信，李號所做的臆測，但是很快的驅車離去。

她知道李浩一定會說出這麼做的理由，但是等著DNA的報告回來後，才是接露謎底的一刻!

29---妒意殺人

趁著驗DNA的空檔，李浩跟趙又婷啟程到山哩，再次尋找小琪的下落。崎嶇的山路雖讓人吃足苦頭，淡山的迷人之處，也在她無數的轉彎裡，總有美得令人屏息的一刻，開闊的；綿延的、無止盡的綠山，依著山勢，傍著山形的道路，處處充滿驚喜。

來到了上次遇見小琪祖母的房舍，她神奇地依舊手上忙碌著，時光似乎停留著，兩人向前安坐在祖母的兩側。

小琪還好嗎?李浩輕聲的詢問著，祖母笑著說:還要來杯小米酒嗎?

李浩笑納著:兩杯好了，我的朋友也想試試!

山裡的冬天是深邃的寒意，不是太大的風，卻能鑽入心底，令人敬畏大自然的影響力，裡號突然間很渴望那酒白色的液體，一小口卻能溫暖身上每一根受寒的軀幹。

趙又婷被第一口新辛辣驚嚇住，但進入身體後，發熱的能量卻讓人感受山峰微微的涼意。

小琪耽會兒就會來了。老祖母的話不多，但眼光卻很犀利。你的事情快結束了?

李浩已經不會感到驚訝了，希望是如此!等結果出來了就能確定。

相信你自己，這一次你的眼神篤定多了。老祖母安然若素的態度，好像沒甚麼是能瞞住她一樣。

小琪要回去了，老祖母，你的看法呢?

她已經是外面世界的人了。我相信你一定會為她著想，這就夠了

我答應你!李浩還是跟上一次的答案。

老祖母只是點點頭。

小琪挺著個大肚子，臉上已經有了為人母的模樣，不再是當時滿臉驚惶、不安的神色。

趙又婷激動地抱著她，這一路的坎坷不安，都有了代價。

小琪的祖母親切的說了幾句話，小琪點著頭，不捨的說著再見。

上了車，李浩好奇的再往祖母這一邊，望了一眼，山巒依舊，房舍仍在，唯有老祖母失去蹤影，李浩苦笑了的發動車子，緩緩地離開了，這一片代表無窮希望的綠。

車子裡飄散著桂花香氣，曾幾何時，一把桂花已經放置在置物櫃上方，讓人心曠神怡的安心離去。

隨著山巒起伏，李浩的心思也起伏不定著。

你好像有話要說?小琪似乎遺傳著她祖母的神奇第六感，隨時都有驚人之語。

我有一個問題很冒昧，但是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?張自強似乎與她父親並不親近。

我從沒見過她父親，他好像是刻意不讓我見他，老是推託他生病，不喜歡接近人。

這倒是個難題?李浩帶點失望的語氣。

甚麼樣的難題?小琪不解地說。我也不想見他。

孫長官呢?你對他的看法呢?李浩劉宜著小琪的表情。

小琪似乎鬆了一口氣:要不是他提醒我，趕快離開那裡，我恐怕早已成為孤下亡魂了。

除此之外；我覺得孫長官隨時隨地，都在注意張自強，這也是我能順利脫逃的原因。

你還記的你是怎樣離開那個海邊小屋的嗎?

小琪心有餘悸的說:我跟小翠打完架後，就被套上頭套，等回到張家，孫長官著急地幫我解開頭套，看過我的傷勢後，就立即幫我送到你那裏去，我問他小翠怎麼樣了?他的眼神很悲傷，甚麼話都不肯說，只交代我不要跟妳說是他帶我來找你。

裡好沉思了一下，突然問起:你第一次看到孫長官時的印象怎模樣?

很奇怪的感覺，好像我很早就認識他，就像我的長輩一樣。

李浩幾乎能肯定了，趙又婷拍了拍小琪的手，你就休息一下吧!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

李浩看了眼趙又婷，兩人似乎都有了同樣的默契，也都知道了結果。

30---妒意殺人

拿著DNA檢驗報告，一早就跟孫長官約好，晚上七點整，在張家寓所見面。

李浩心裡有諸多感慨，晚上的答案，只是給一個澄清的機會。

有關張自強的罪證部分，趙又婷已經彙整完，交給了以前在調查局的同事，他們會隨時待命。

這一整天的時間何其漫長，像冬日將盡，春天卻仍在遙不可及的遠方。

李浩是講究務實的人，對於事情發生的源由，一向不怎麼關心，畢竟；人必須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，至於背後的為什麼，都不足以合理化為惡的藉口。

但是唯獨對於孫長官，李皓有一份特殊的感觸。孫長官是一個有守有為的好長官，雖說有時嚴厲點不近人情，但是；他始終能以身作則。而今；落得今日的下場，又怎能不令人為他唏噓不已呢!

趙又婷眼見時間快到了，走到李浩身邊輕聲問著:還好嗎?

李浩第一次因為案子即將終結了，卻絲毫沒有喜色。

我還是很好奇:你是甚麼時候開始懷疑，孫長官與張自強的關係?

就是在那一次，我跟孫長官在墓園見面那一次，孫長官看起來，是一個至孝的人，但是卻終身未

娶?難道他的母親沒有表示過意見嗎?

我在他的神情底，看見一股真正絕望的表情。沉重的憂傷，我本來以為他是追憶亡母的緣故，但是我跟他，卻在談論當時的案情。這一點讓我感覺他心有所屬。

再加上一開始，他拿著一筆錢，希望我停止調查，光這一點就足夠讓我起疑。孫長官一向不是一個可以用金錢衡量的人，而他明白我也是，而他卻試圖用金錢改變我的立場，這一個人絕對不是，我所認識的孫長官。

至於其他的，只是解釋的意味而已，事情早已有了定論。

依約來到張家寓所，張老先生已經頹圮不堪了，而孫長官緊抿著嘴，不願透漏半句口風的模樣。

趙又婷很直接了當地說:我們今天來，除了想弄清楚張家所發生的事，另一方面李浩有些事，想跟孫長官當面說明白。

反倒是張老先生先開了口:你們是想知道為什麼，我們沒有阻止，這一切不幸的發生?

李浩對著孫長官說:您太叫我失望了，想當年的孫長官公私分明，是一個有為有守的好長官。今天的你；被利益熏心，而且為己之私，為了保護你自己的孩子，徒增了人命的損失，難道你敢否認嗎?

孫長官一臉疲憊地說:還是讓你查出來了，你是甚麼時候知道的?

在墓園的時候，首先我明白，你是一個事母至孝的人，身為一個獨子，卻選擇終身未婚。你希望我能放過張家，因為你試圖阻止過張自強的暴行，卻以失敗告終。

而你願意幫助我逮住張自強，但交換條件是交出小琪，由你來負責撫養。

最重要的一點，我們大家都忽略了一個明顯的事實，如果稍做仔細觀察:不難發覺張自強，跟你在臉部及其他生理的特徵，你們長得太相似了，雖然張自強臉上充滿乖戾之氣，而你一頭平髮，望之儼然充滿正氣的軍人氣質。我猜對了嗎?

你在瞎說些甚麼啊?張老先生還在試圖隱瞞。

老頭別說了!他們說得對。孫長官低著頭說:我們都錯了。

李浩拿出殺手鐧:這是刑事局所做的DNA鑑定，已經證明了我的推論。我不明白的是:為什麼張自強，會演變成這樣一個邪氣的人?

張老先生急著說:老孫別再說了。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!

孫長官流出了鐵漢的血淚:老頭兒你就讓我都說了吧，沒說清楚，難道要一輩子扛著這個錯，一直帶到棺材裡嗎?

張老先生已是氣喘吁吁:為了這個家，你也付出這麼多，我知道你用心良苦，我不會說甚麼。

老頭兒，我對不起你，也對不起自強，都是我一個人的錯。孫長官摟著張老先生，兩個老人家強忍著淚水，互相依偎著。

所以張自強是你的親身骨肉，而張自強是甚麼時候發現的?李浩的口氣麼尖銳了。

十歲時，他生日那一天，他看著我衣衫不整地，從他母親的房間走出來。他滿臉驚訝又嫌惡的表情，至今仍歷歷在目。我試圖告訴他真相，他從此不願意跟我講話，一直到他母親，受不了煎熬自殺後，情況更是變本加厲。

這一切我都知道，張老先生補充的說:我很早就知道我是不孕症，我不願張家從此沒落，於是間接促成這一切。自強這孩子，原本是一個懂事的孩子，從此一蹶不振，算是白費了我們的一番苦心。

聽到此；李浩除了驚訝，也為這不幸的安排，感到命運作弄人。

張老先生虛弱的說:李先生，你就作你該作的吧，自強這孩子注定命苦，但他也是咎由自取，我只希望你能把小琪還給我們，我們一定會好好的照顧他們母子，也絕對不會重蹈覆轍了。相信我們吧!

李浩不知從何說起，這不是我能決定的，一切要靠小琪，看她自己怎麼說。

31---妒意殺人-------完

幾個月後，小琪終於生了。是一個男孩、明亮的大眼總是到處看著。在一個寧靜的早春午后，小琪帶著這個小男孩離開了。沒有告別、沒有說明；春天的氣息才剛發生，離別的感傷從此在眾人的心底發芽。

每次在小孩半夜哭鬧時，或許小琪累了；趙又婷總是輕手輕腳地抱著它，一同陪著它看星空，而小男孩像是懂得夜空地遼闊，不再哭鬧。

現在；一樣的夜、趙又婷卻孤單地落在思念的把柄下，靜靜地；拿起酒杯，衷心的希望著小男孩不再夜哭。

李浩隔著桌檯看著趙又婷:怎麼；又想起小男孩了?

我想去看看它。現在的它是否還記得我摟抱著它的記憶。趙又婷喝著酒的模樣，叫李浩心疼。

我希望它能離開這個世界遠遠的。李浩笑著說:但我總忘不了它呵呵笑的模樣。

我們現在就走!趙又婷連忙起身，然後卻站在原處，似乎在等著李浩的同意。

我開車。李浩走向門邊伸出手，趙又婷飛奔了過去。

一上了路，李浩拿出COLDPLAY的專輯，趙又婷喵了一眼:你甚麼時候開始聽SOFTROCK了?

EVERGLOW輕輕地放出音量，李浩有點傻笑地說:有一次我陪小男孩看電視，剛好在播這首曲子，小男孩難得地安靜了下來，我想它應該會喜歡。

兩個人就這樣，你一句小男孩我一句它喜歡這樣。滿口的小兒經。

漫長的夜路無盡的延伸著，對於曾經轟動一時的張家集團風暴，兩個人隻字未提。

事實上；張自強被收押後，面對教唆殺人、常業賭博罪、重傷害罪、走私毒品、、、等等罪名，早已鋃鐺入獄。

張家集團的股票更是一落千丈深，趙又婷早就以放空的方式，海撈了一票，她把它當成是偵探的費用，也沒告訴李浩，反正這一次遠超過上一次珍貴的眼淚，是無庸置疑了

張老先生跟孫長官也來看過小男孩，但絕口不提小男孩的歸屬問題，看來他們也已接受由小琪帶大的撫養方式。

李浩無端地想起偵探社的意義、及功能、是甚麼?忠於顧客所託，契而不捨。追求正義。

我記得你提過:這件的案子精髓是忌妒，而我到現在仍不明白?究竟誰忌妒誰?

忌妒是人類的原罪之。人們無時無刻不在忌妒它人，忌妒誰比自己美麗、誰又比自己更有才華、誰又比自己更有錢、大多人都處在忌妒情緒下，卻一籌莫展，認命的看著別人踩在自己頭上。

少數人會採取許多手段報復別人，以求的自己內心上的報復感及滿足感。

我們都是孤獨的動物，渴望接觸他人，如遇到比自己更優秀的人；不是盲目的追隨，就是從此遠離它，甚至於暗箭傷人。這是人類的通病，總是無傷大雅居多。

唯有極少數的精神性疾患者，他們會選擇以極端的方式消滅他人。

那麼張自強呢?他忌妒些甚麼?

據老先生說:張自強小時候是一個乖巧的小孩子，他崇拜他的父親，但他忌妒孫長官與他父親的關係，等到他發現孫長官與他母親的不倫關係後，他痛恨、崩潰、不解。事後他以為他的發掘害死了母親，再加上他的父親竟然知情，他的德世界在一夕之間崩盤。

等他開始掌權後，他覺得他擁有全世界，他要超越這一個再也不能傷害他的世界，於是他建立一個以暴力、操縱他人、自我為中心的變態世界，不再關心別人，故意傷害他人，這都是他為人取樂的方式。

一個自認為超越一切的超人類，他是尼采、是列寧、是希特勒。而他的家世、財富，就是他的攻擊武器。暴力是他隨心所欲地玩具。他讓小翠與小琪鬥毆取樂，只是認為沒人想得到的娛樂，他是最終的仲裁者，他才能決定誰能活下去。

說到這裡，李浩已是一身冷汗，顫抖的雙唇已無法再行控訴。

趙又婷聽完後，心中感到顫慄、恐懼與憤怒。人性不是一個遊樂場，不是尋求刺激與滿足的場所。

孫長官呢?他跟長老先生的關係，又會有何影響?

孫長官與張老太太，原本就是一對青梅竹馬的男女朋友，後來張老先生喜歡上了她，孫長官經過一陣長考後退讓了，因為他以為張老先生，比他更能讓她幸福。

但婚後沒多久，張老先生發現自己不孕，於是有意無意地，促成孫長官與張老太太重燃愛苗。誰知道被張自強無意間撞見，他覺得自己的母親寡廉鮮恥，而孫先生是破壞他們家庭的罪魁禍首。

這在當時封閉的社會環境裡，是無法被原諒的道德淪喪。

只有張老先生力挺孫長官，這更讓張自強瞧不起他父親。就此成為道德的摧毀者及嘲笑者。

李浩寄予無限同情，但是犯罪者就該接受法律的制裁，而一個精神超載者，要如何公平的衡量他的罪惡?

李浩經過無數次苦思，一仍毫無所獲。一把天生歪斜的道德尺度，又能發揮得了，多少的法治衡平的效果?

李浩這才發覺命運大過人性，還有比黑暗更令人害怕的存在。

到達山社時，小琪抱著小男孩望著夜空，等到車逐漸駛近時，趙又婷等不及下車，早已跑到小男孩身邊，要求給阿姨抱抱，小琪依了她，三人站在山社望著夜空漸漸被晨光取代，小男生喜歡這一片金黃色原野，高興的拍著手。

你幫他取名字了嗎?李烙看著他手舞足蹈的樣子，

取了，就叫丁懷民

好名字。趙又婷親了他的臉頰一下，那阿姨以後就叫你:丁丁。

李浩笑著說:難道你不能給她取個其它小名嗎?

我叫它丁丁，是希望它一次又一次記得叮嚀自己，永遠做一個善良的好人。

小琪抱回丁丁，我會永遠讓它記得的，我的小丁丁。

李浩四處繚望著，突然間看著老祖母，只她揮揮手，很快的消逝在這一片碧野山林中。

天之光、山之綠、人之善，原是大自然的定律。這也是人性的歸屬。願人以善為念，以愛為本，還諸人的本貌。

完